

T
OHLE 9299.7928

3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五

2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

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

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

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

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治河

漢武帝以前此論近



詳于治渠
此太史公
特筆

一日溉田
非曰溉田
田功即水
利也

簡渠無事
不刊

秦能用人
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
塞未有不
壞

數為敗乃徙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
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
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
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享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奏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
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
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
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
就用注壙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
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
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距野通于淮泗
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古今河功
難成田事
好做此太
史開大便
門請者不
許草草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餽。餽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餽無水蓄。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棄地可田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通商通集
卷之九
二
工部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三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為水水類以絕商顏

舊地可山

河決而歲
區之不登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首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楩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

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迆兮，浚流難，舉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棧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關中輔渠，靈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滬，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岬，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丈，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

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

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亦何嘗廢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丁酉 七 士古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鄙，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二公皆不
知水性之
論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說山病痛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彦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岍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北岍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岍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虛聲

莫越王嘗
用之撩淺
亦此類

皆出向之瀉滷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
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
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
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
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
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濟川杞事
極小亦費
爭論何其
淺也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
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
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
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
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
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杞濬之苟置數千
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虛聲

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
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
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
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豈遂無患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
埽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

大期論

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立隄今竟行其言大
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
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綱目卷之二十二 治承 則用 程 助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等治承則用程助范子淵三人尤以河事等用、人、如、此、作、事、可、知、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逮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岍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岍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非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非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八編頁纂 卷之二十二 工曹 二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木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卽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入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牖，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

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斫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干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蒼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以此為城
則築城未

如芝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祀出也故治祀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祀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以城成周
屬諸侯亦
宋務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之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

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羨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
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
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
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
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
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
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
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
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
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
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
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
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璧。乃置勳州于玉璧。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劊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雅所見
事

通記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竝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旣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尙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在也罔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璉及第璞俱有文器材隱居蠻中前後闡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

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宦官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礪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礪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礪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礪者，不仁者之爲也。」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亾。韓昭侯造作高門，厲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亾之
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
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
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蕩蕩，咸以非之曰：
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
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
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
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
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
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
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
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亾之後，毀不旋
踵。閻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魃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
朽。王孫儻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亾之國，不
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
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
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亾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
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
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
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
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
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
星璧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
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
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
石巖樓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
峙有鹽池囃囃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
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
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
沼中作兩州東為盧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
流為鳳池東出為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
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
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間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

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
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
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
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惟石巖整幽
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
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旣放
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
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
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
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運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定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
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
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
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
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
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
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
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
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
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
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牧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
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
監灌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
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
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
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
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彛無卽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
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
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
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
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
磴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傳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
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
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
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
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
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
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
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
曾不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
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
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
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
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
哉。銜獮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
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
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
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三

實用編

六曹類

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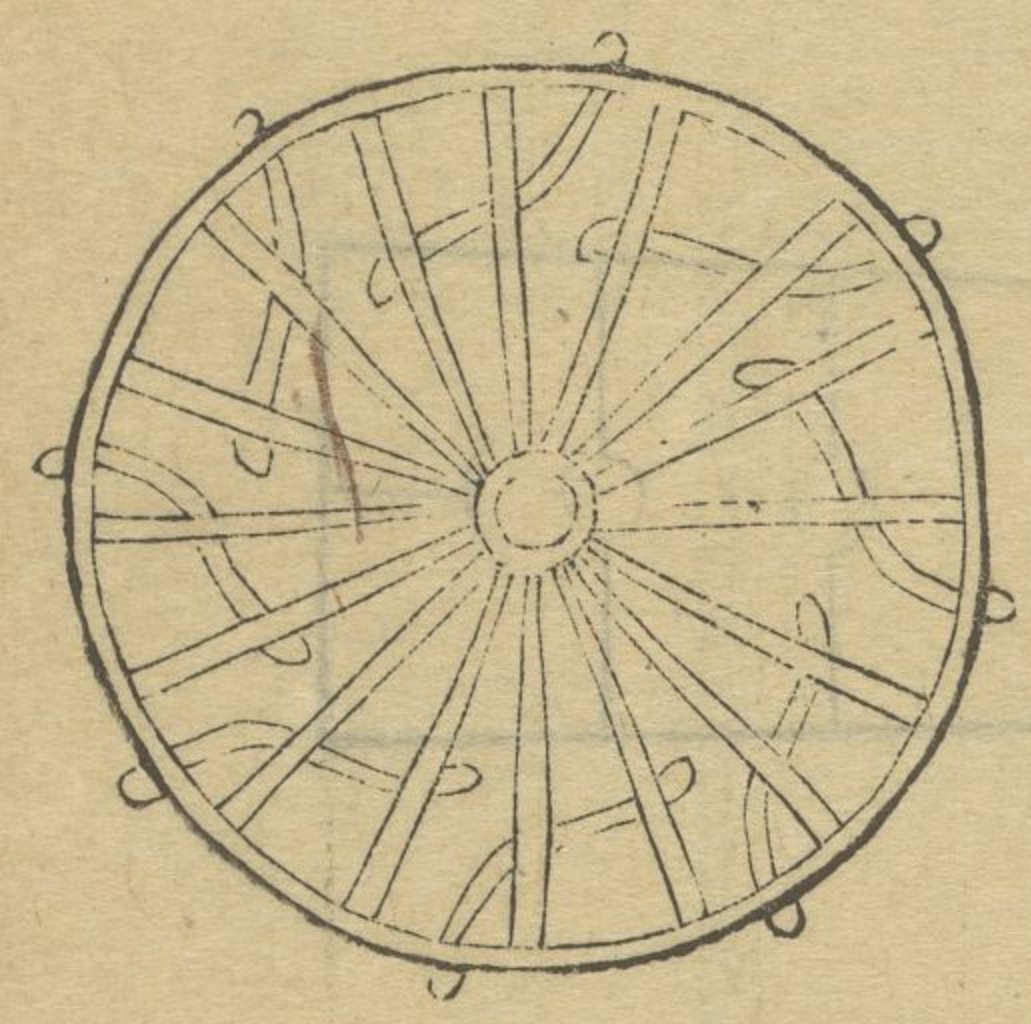
梁斗輝曰甚者河之爲害大也予戊戌春偕計道經
宿遷過石橋見流泉瀉瀉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
將來矣後果缺没子秋北遠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
望平湖顧瞻

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畚鍤
往耳比入北寺聞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昕夕圖爲弭

新編類纂 卷九十三
忠計，肝貽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
前入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神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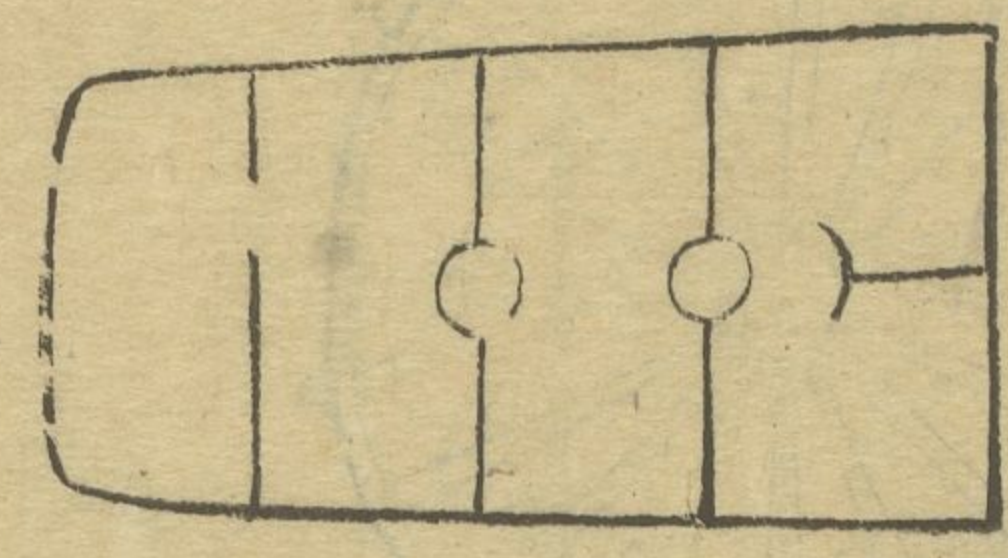
如意輪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
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
可用○單輪依舊制夾
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
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
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
寸輪口帶開沙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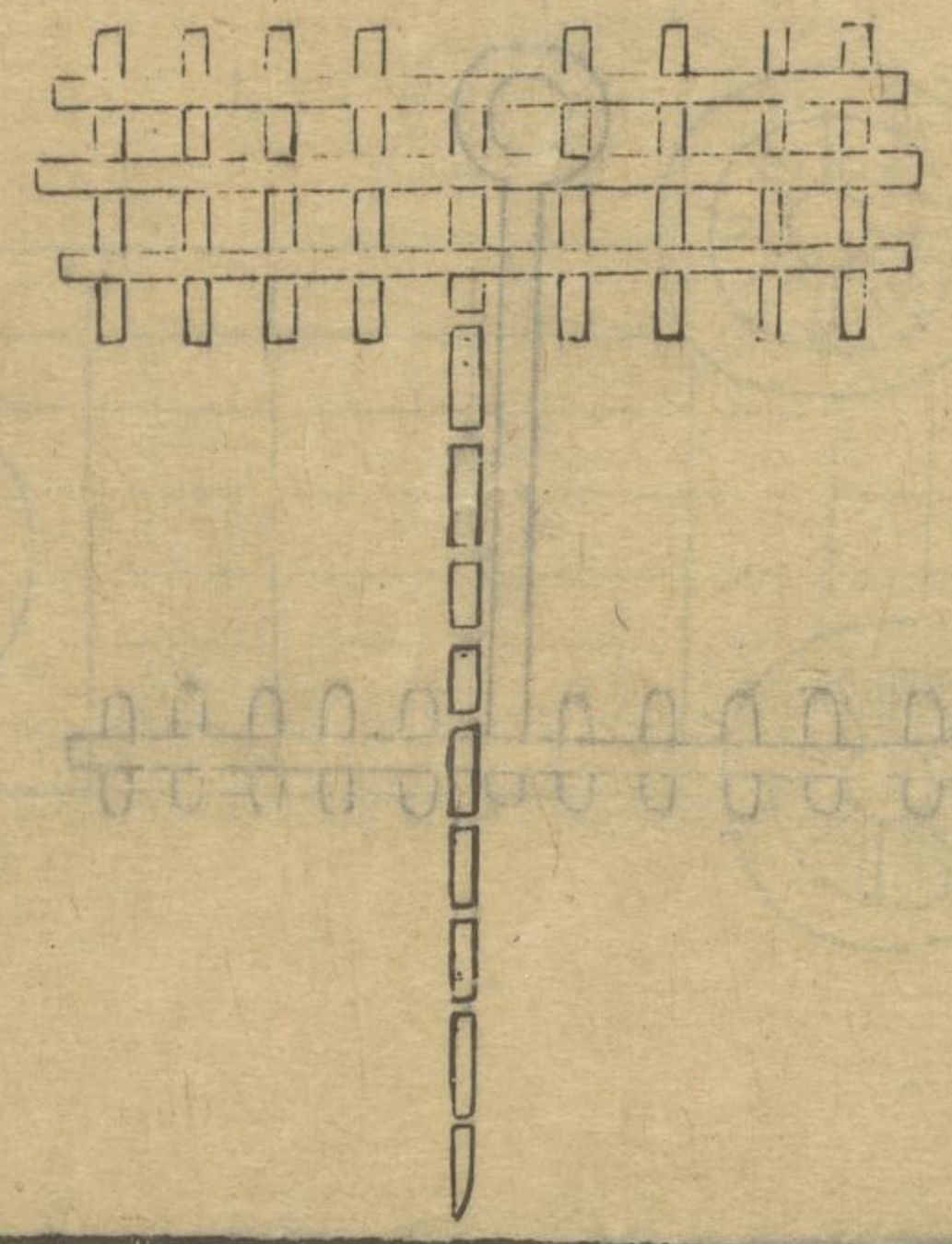
編頁集 卷九十三 工部 二

揚沙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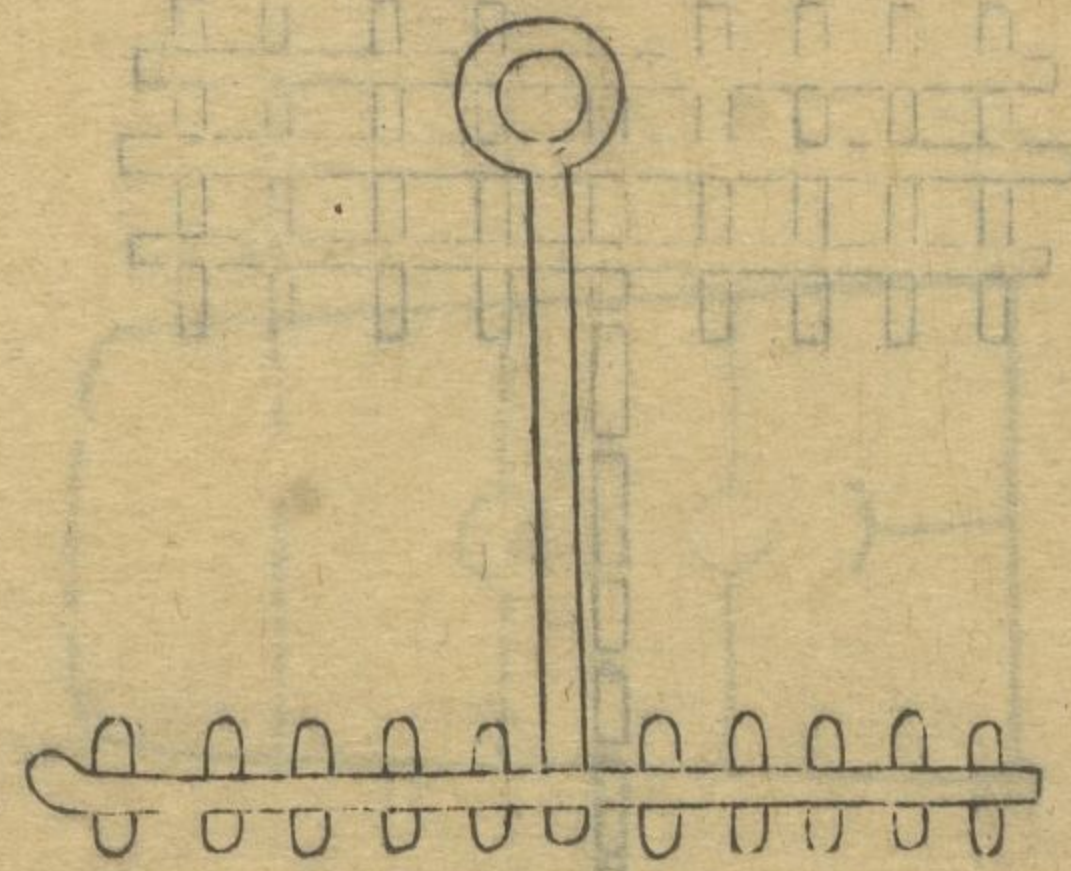
揚沙錫二百以鍊為之
重五斤長竹柄
每件鍊楞鍊齒如梯樣
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十
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
九九每齒濶二寸長一
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
一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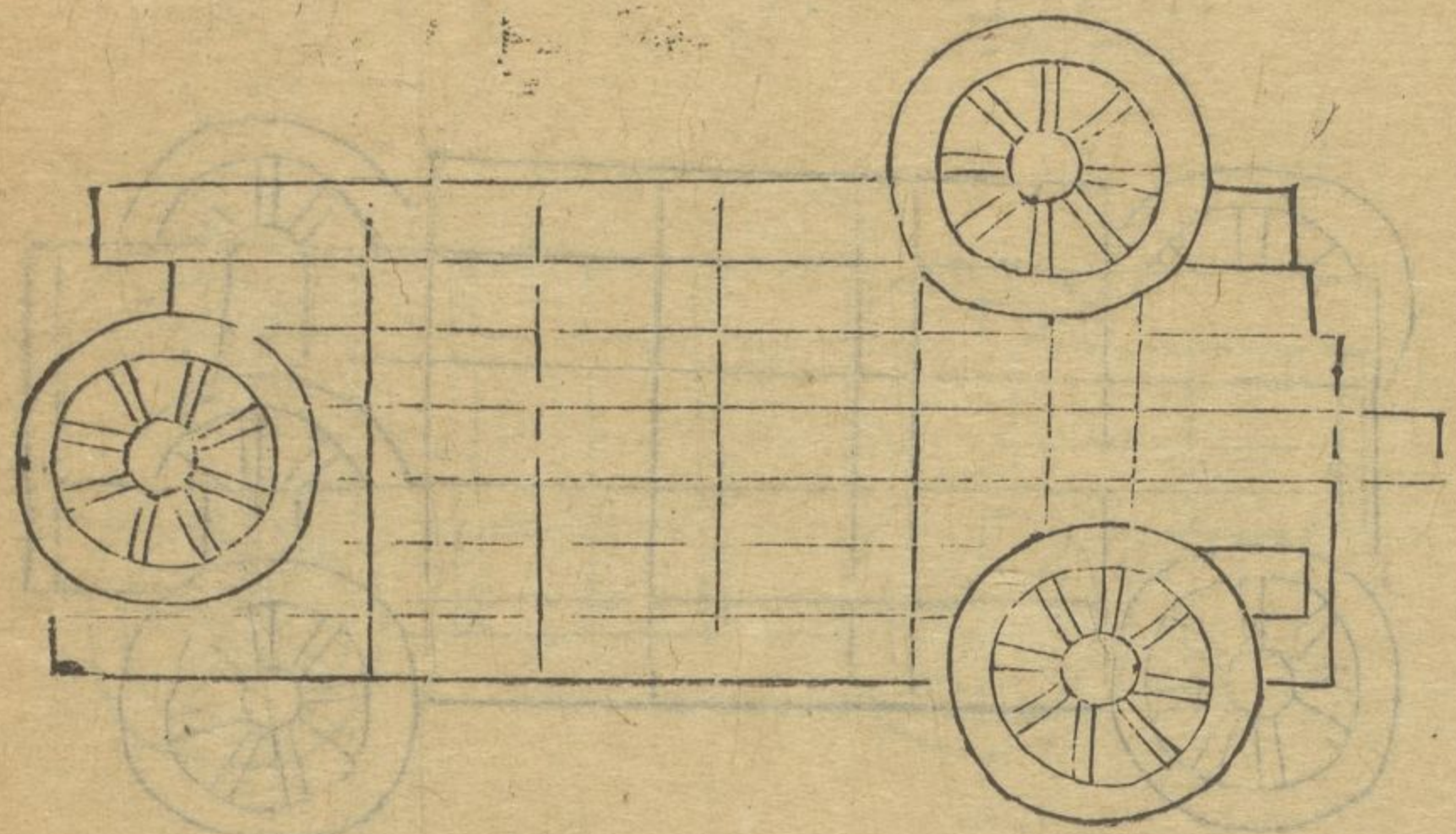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為
橫梁鍊齒長毛竹柄
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
兩旁橫梁徑二寸鍊齒
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
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
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
可辦

短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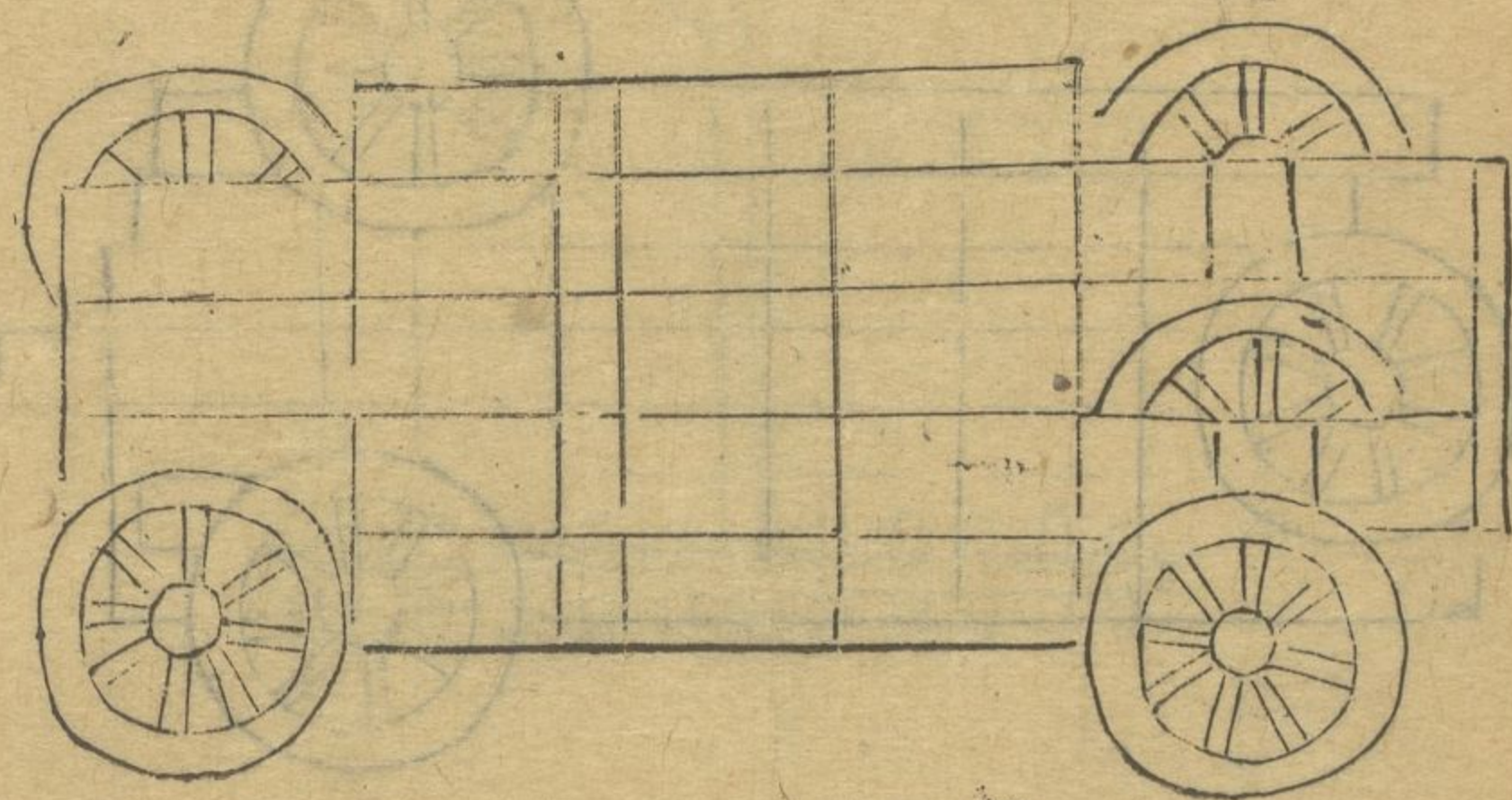
短拖泥扒一千以水爲之柄尾用鍊圈或篾圈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鉄箍四道俱實堅木爲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揚泥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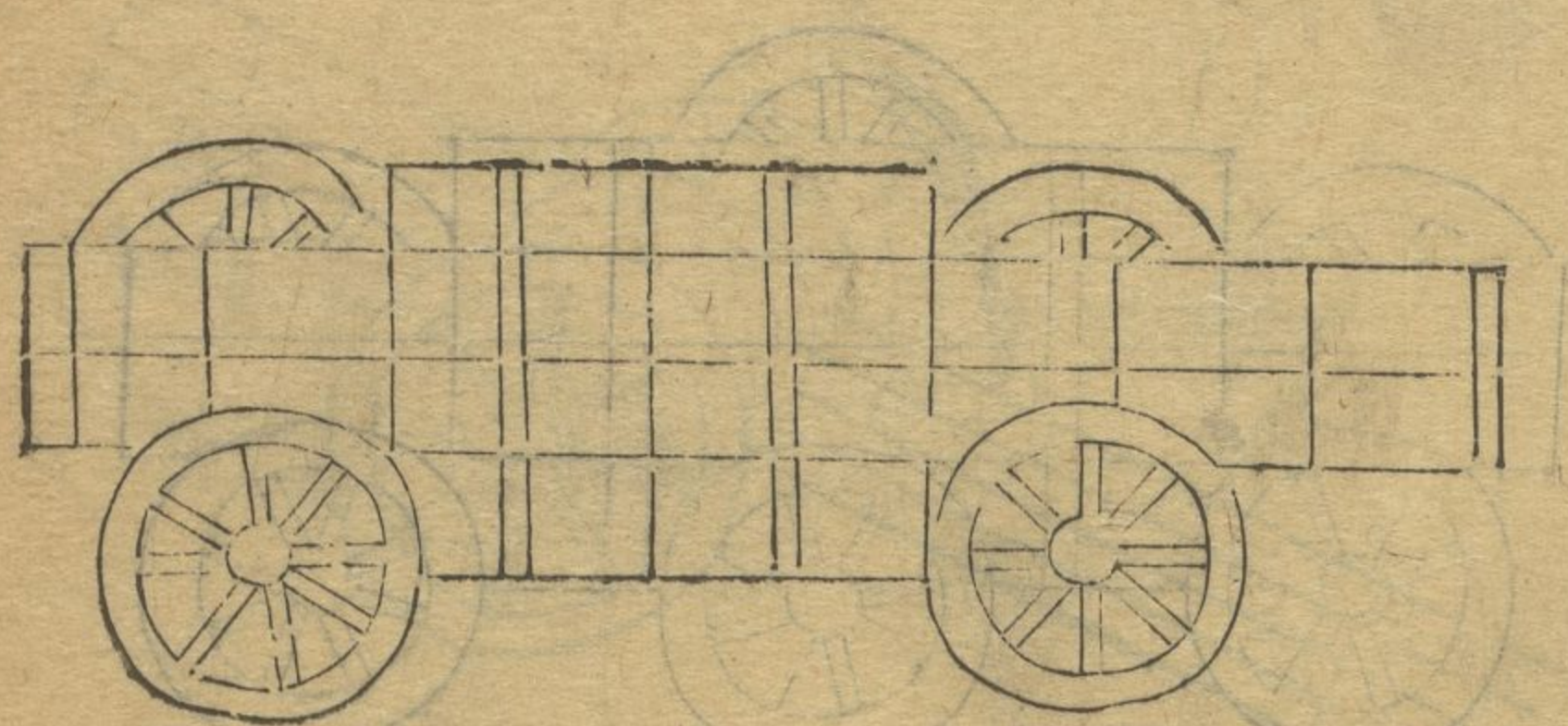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爲之輪用鍊皮包裹入水自行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濬止生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自在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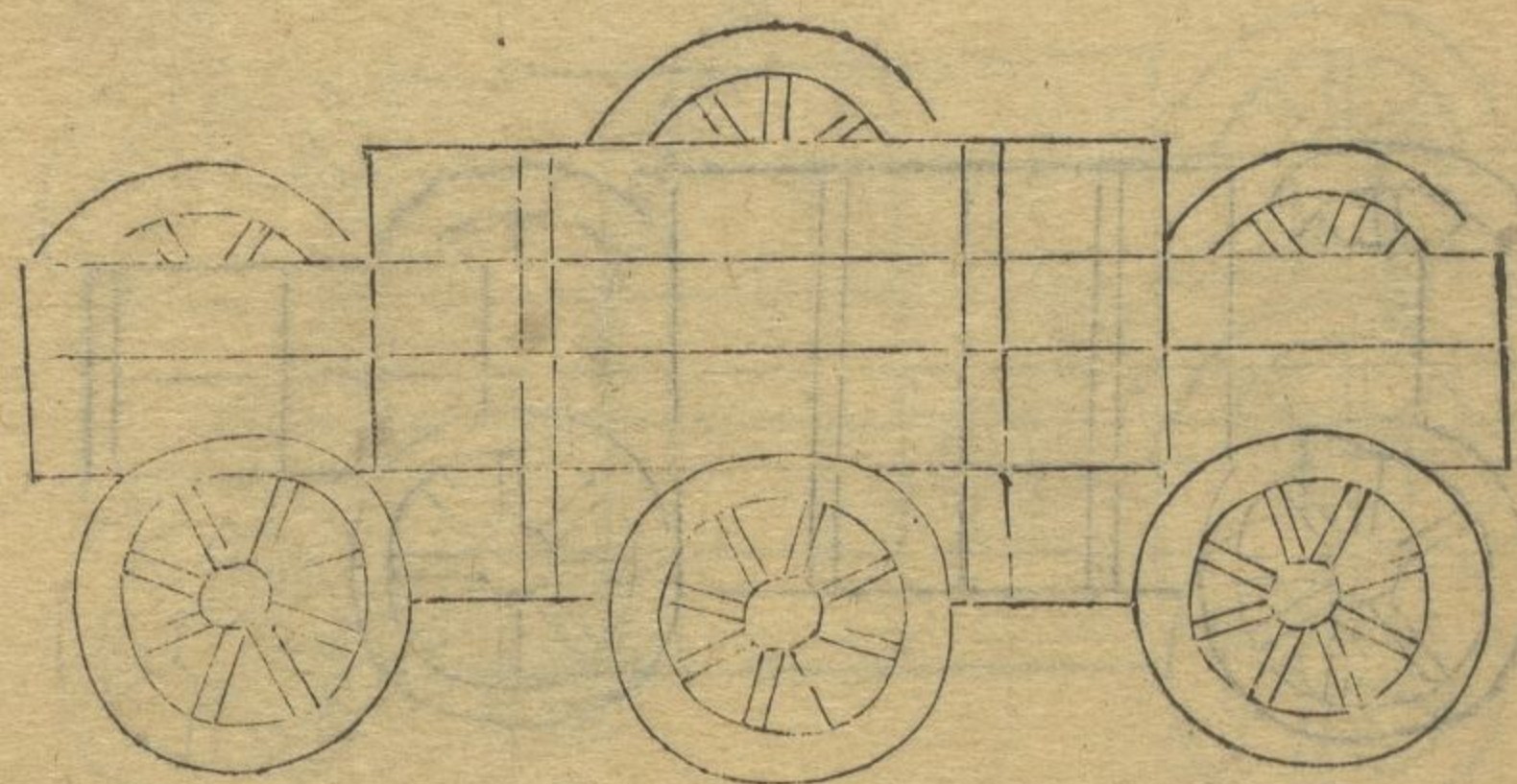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爲之輪俱鍍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濬只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以回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兩可造

滾沙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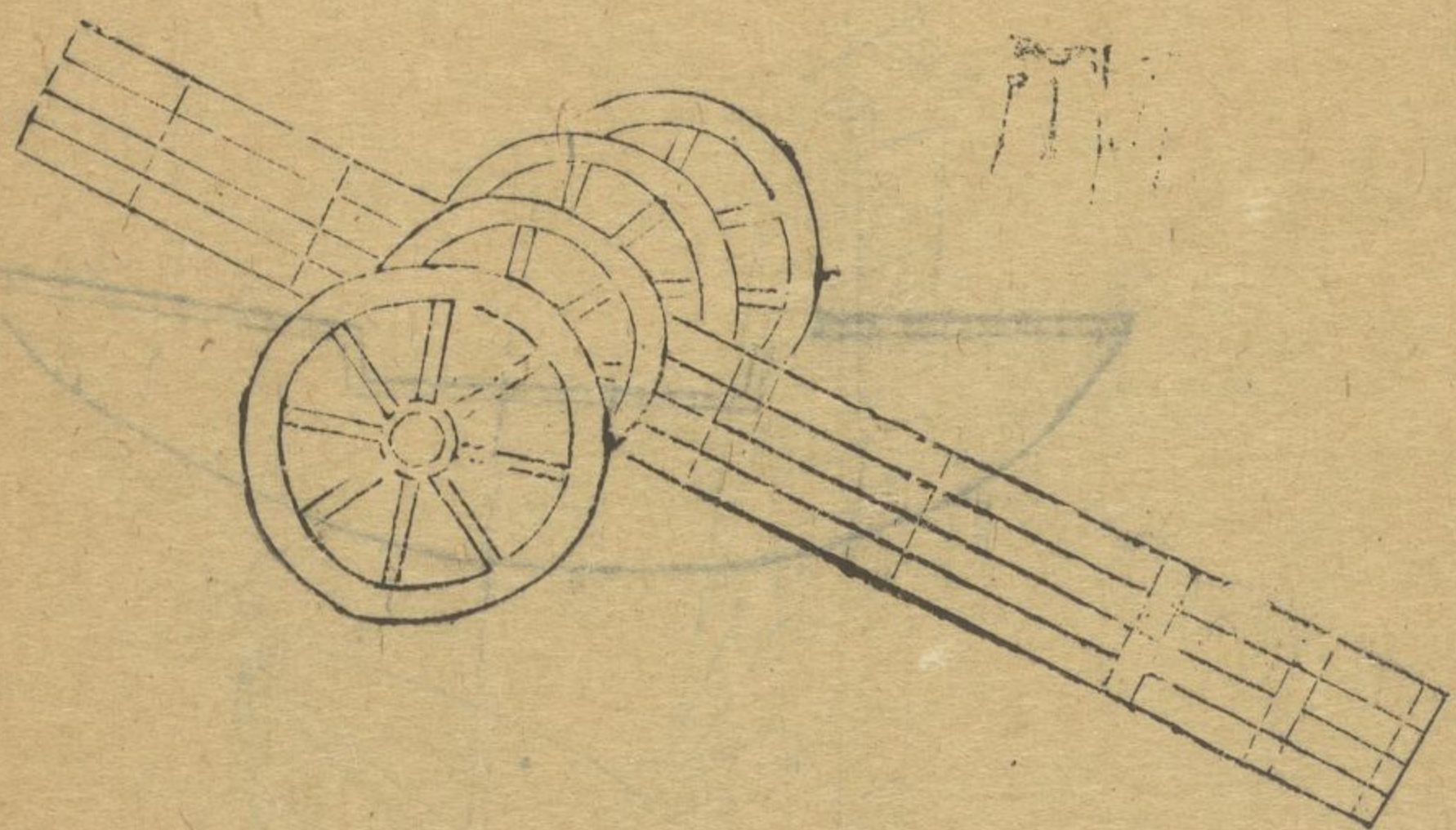
滾沙輪十乘以木爲之包裹輪如前用四雙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二層割水板餘如前該銀二十兩可造

常轉輪圖



常轉輪十乘以木爲之
鉄皮包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
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刷
江筭此輪往回一次河
深一尺坐二人收纜而
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開沙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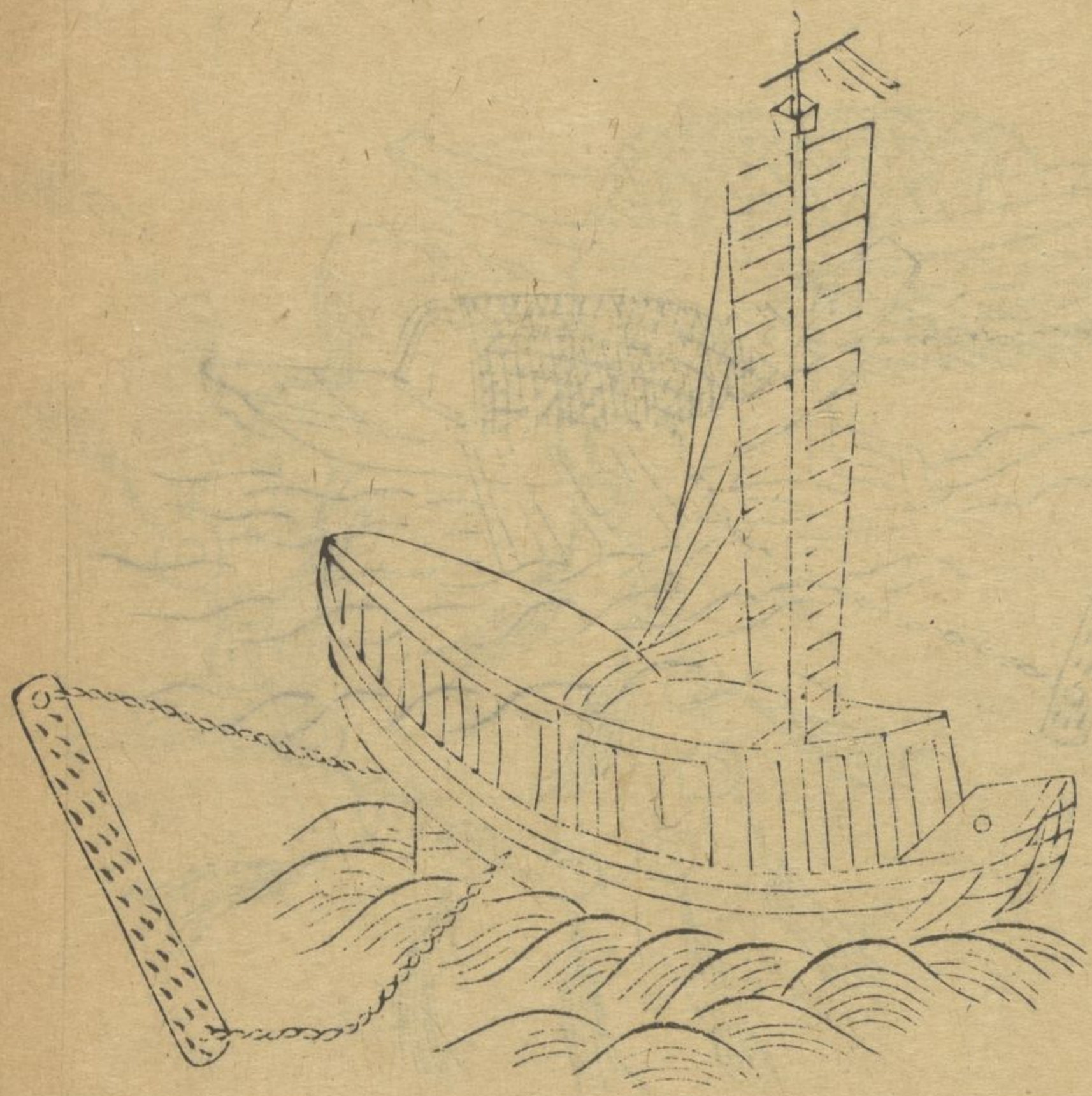
開沙輦十乘以木爲之
四輪鉄包帶開沙筭入
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尺闊
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水
推板尾拖割沙扒此輦
往廻五次平地可行舟
約用銀三十兩可造

淘沙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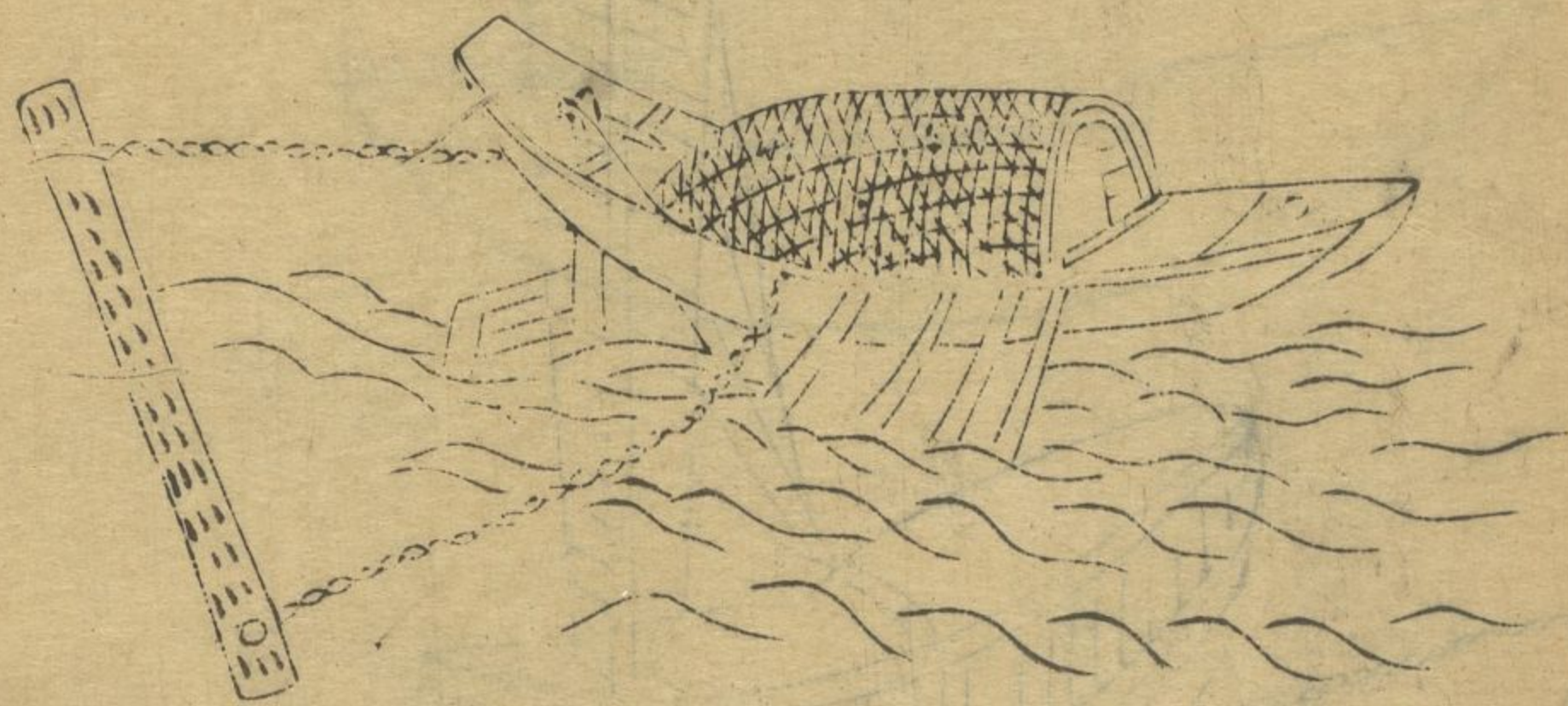
淘沙船二千每舡載濬
夫一名用厚板打造
用大淺舡價多不足於
用淘沙舡名最妙價廉
可多置該銀一兩今漸
濬用千隻共銀千兩如
頃濬可聽加至萬餘

梭江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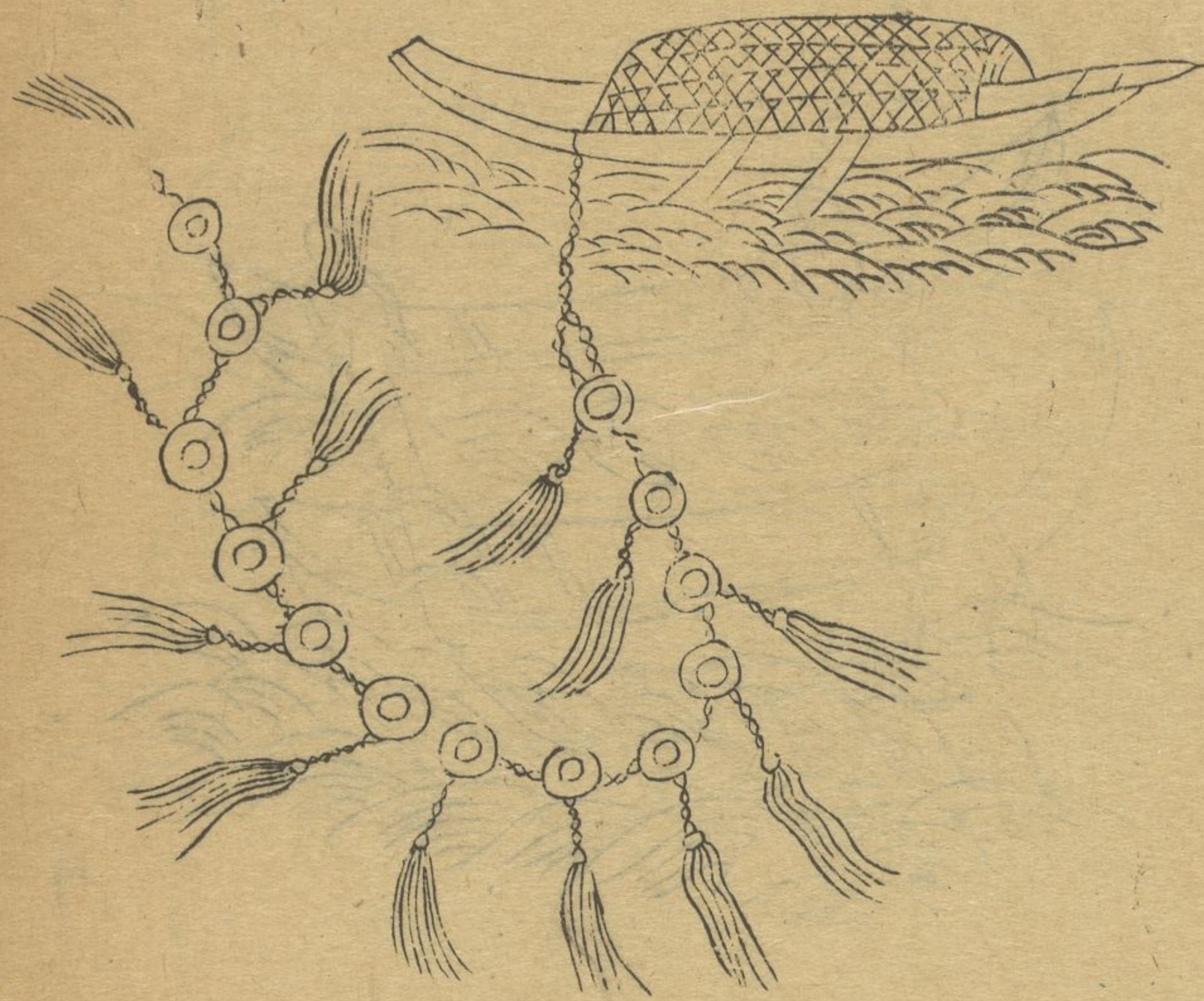
梭江輓一千
以鍊為之大
舡方可不造
而自足用斯
為妙矣惟利
于頓不利于
漸

混江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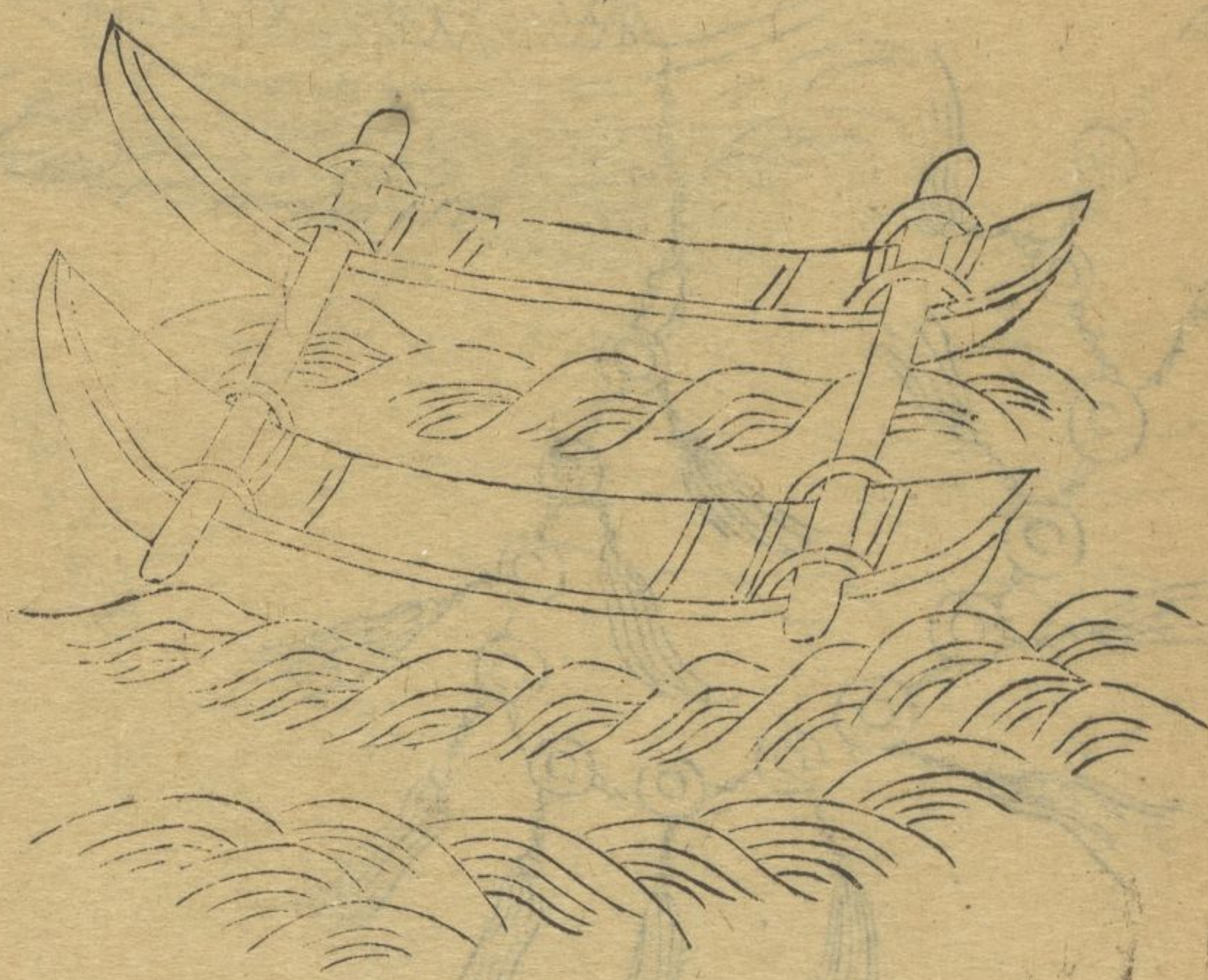
混江軸一千
以木和鐵
之舡隨其器
為妙頃漸皆
可用

百節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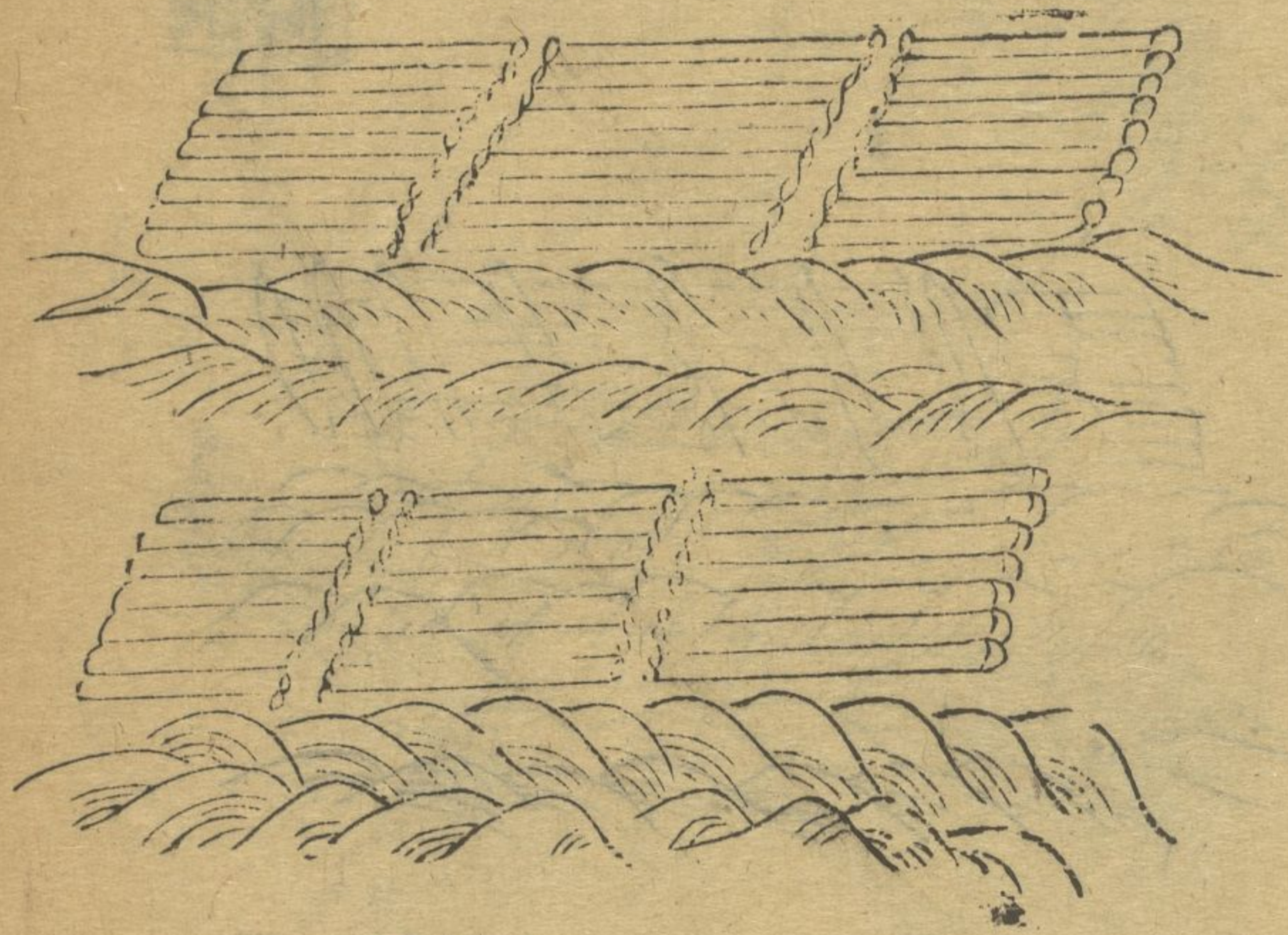
百節帚一千
以木為之每
舡一隻用水
手四名該四
百名可當大
一千

伏波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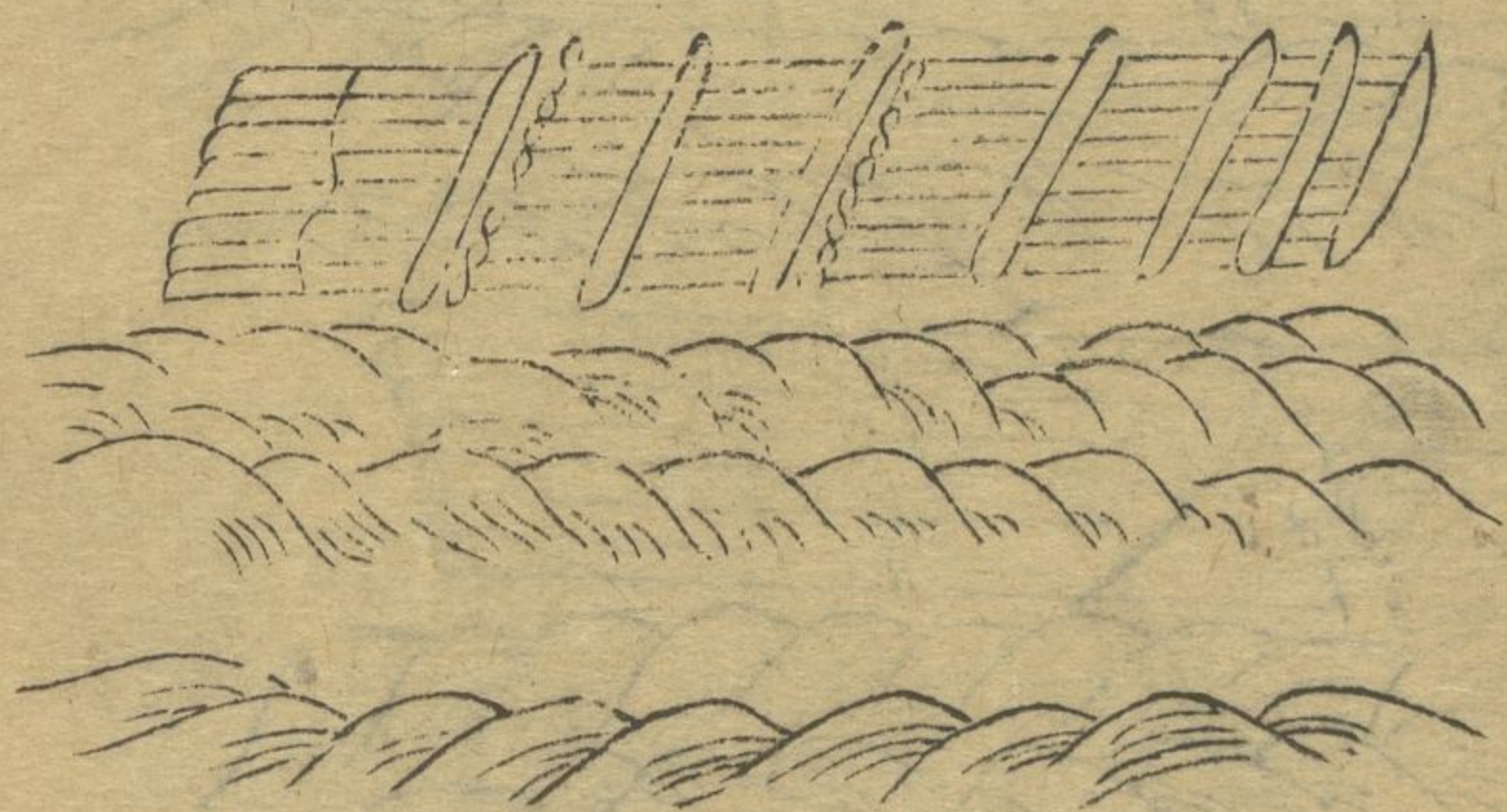
伏波艇三百
該水手六百
名篷猫俱全
即此一千二
百可當一萬

披河排圖



披河排一百
水手六百名
以竹爲之

鎖泥鯨圖



鎖泥鯨一百

以竹為之水

手二百名

八槳船圖



八槳船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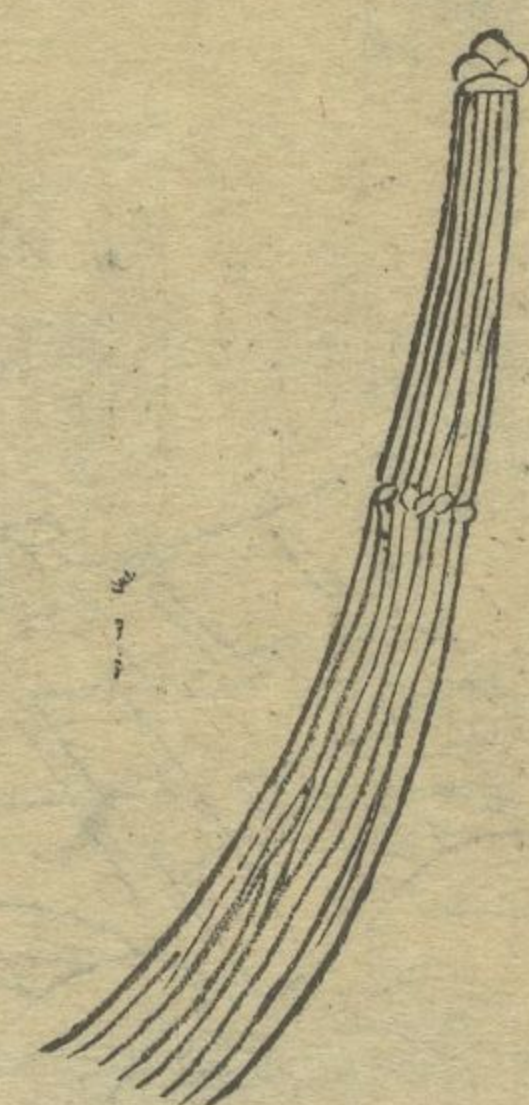
槳共二十隻

水手一百六

十名以備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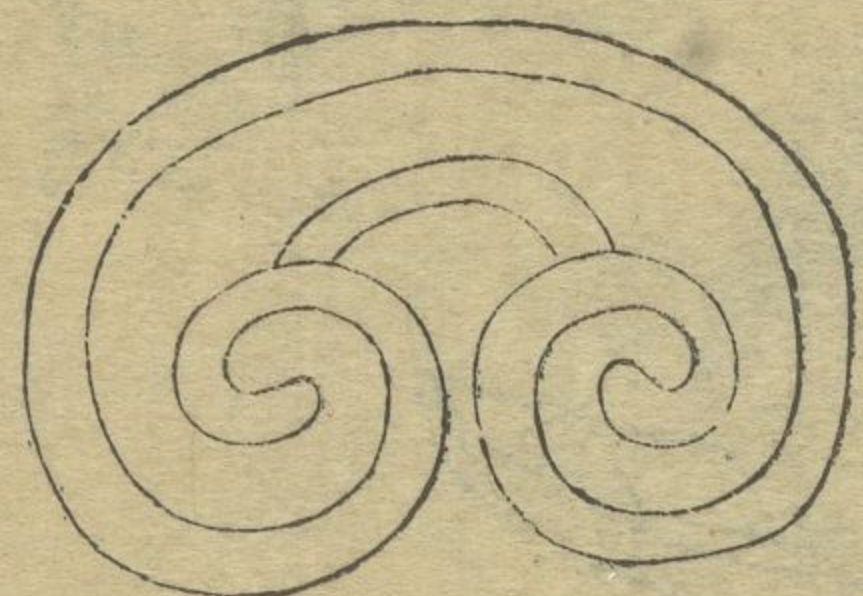
使

刷江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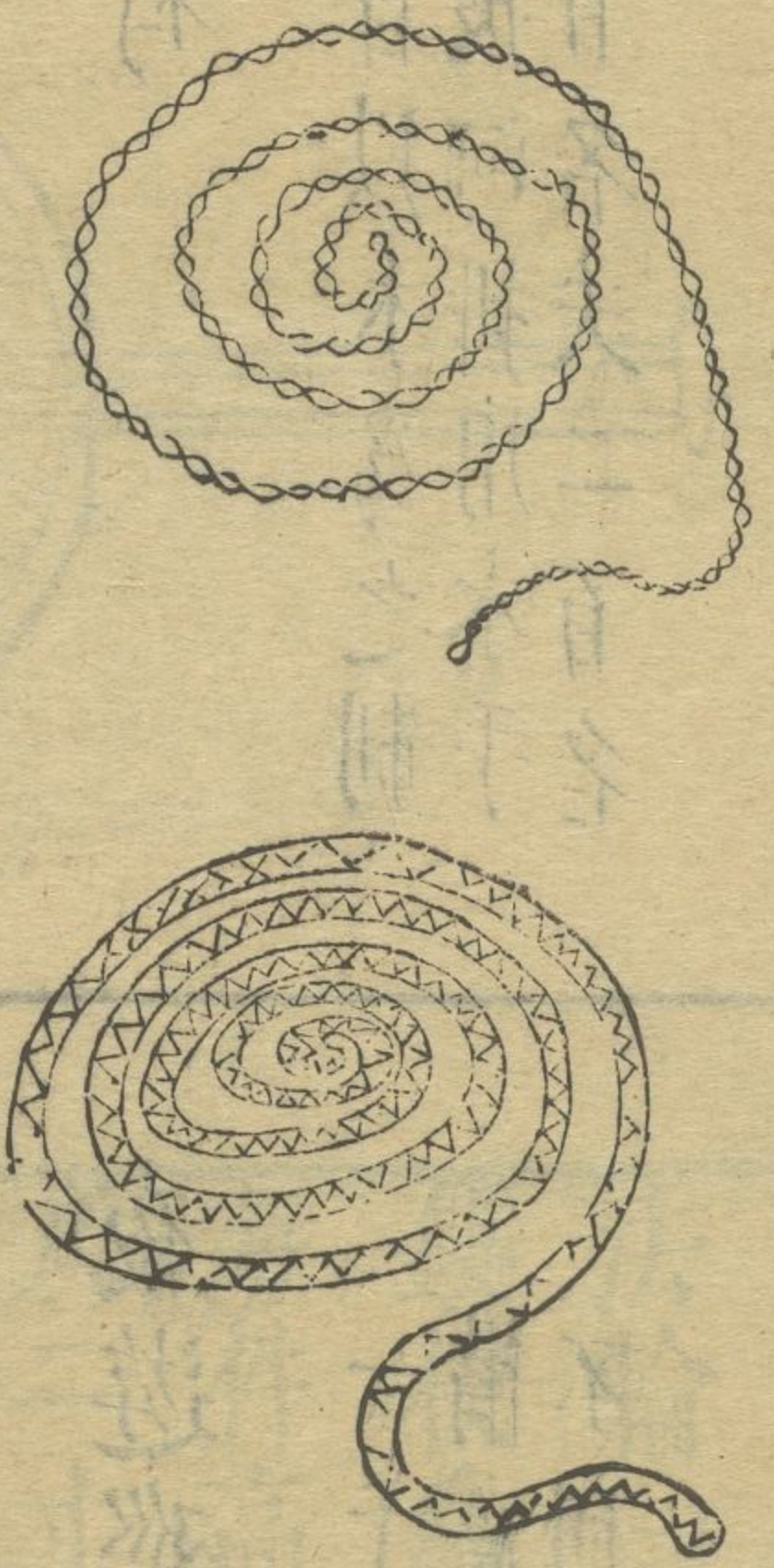
刷江帚一千
以鐵為之重
十斤

開江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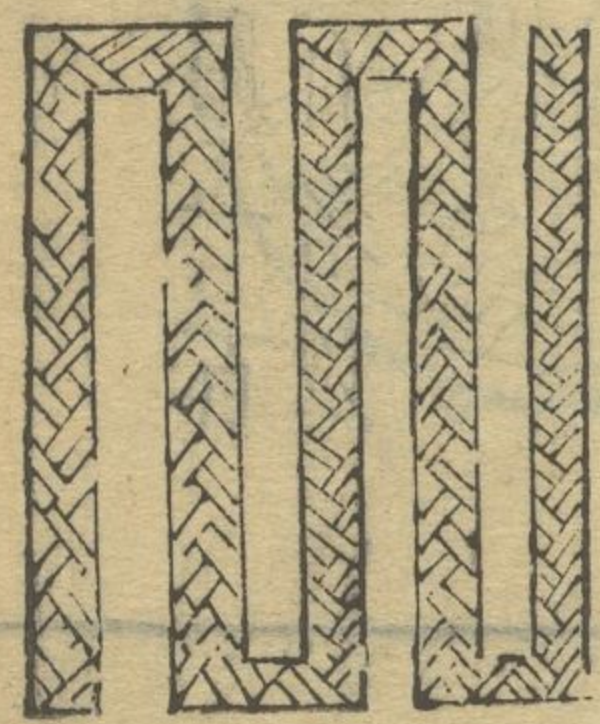
開江犁三百
以鐵為之專
利于漸不可
輕用于頓

定波纜



纜有二一以
鉄為之一以
竹為之與常
用者同在乎
隨宜而用之

驅山鞭



驅山鞭以竹
為之

編類彙編 卷九十三 工曹

四槳船

每船四槳用一百隻水手四百名以備頃濬

千里健步

二十以木為之用報水信于頃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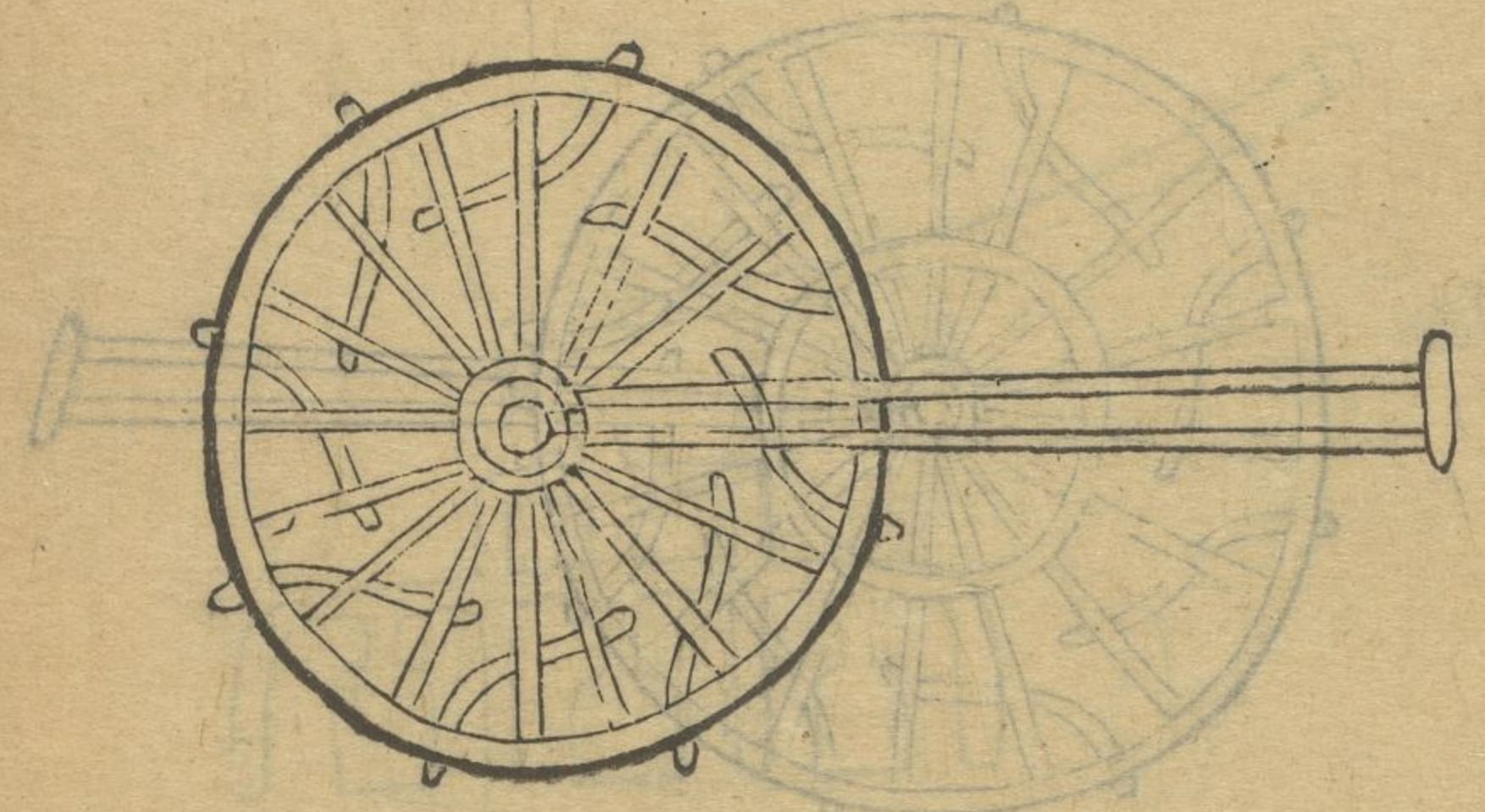
繞江桴

一百以木為之制似披河排用水手二百名夫二百名

夜遊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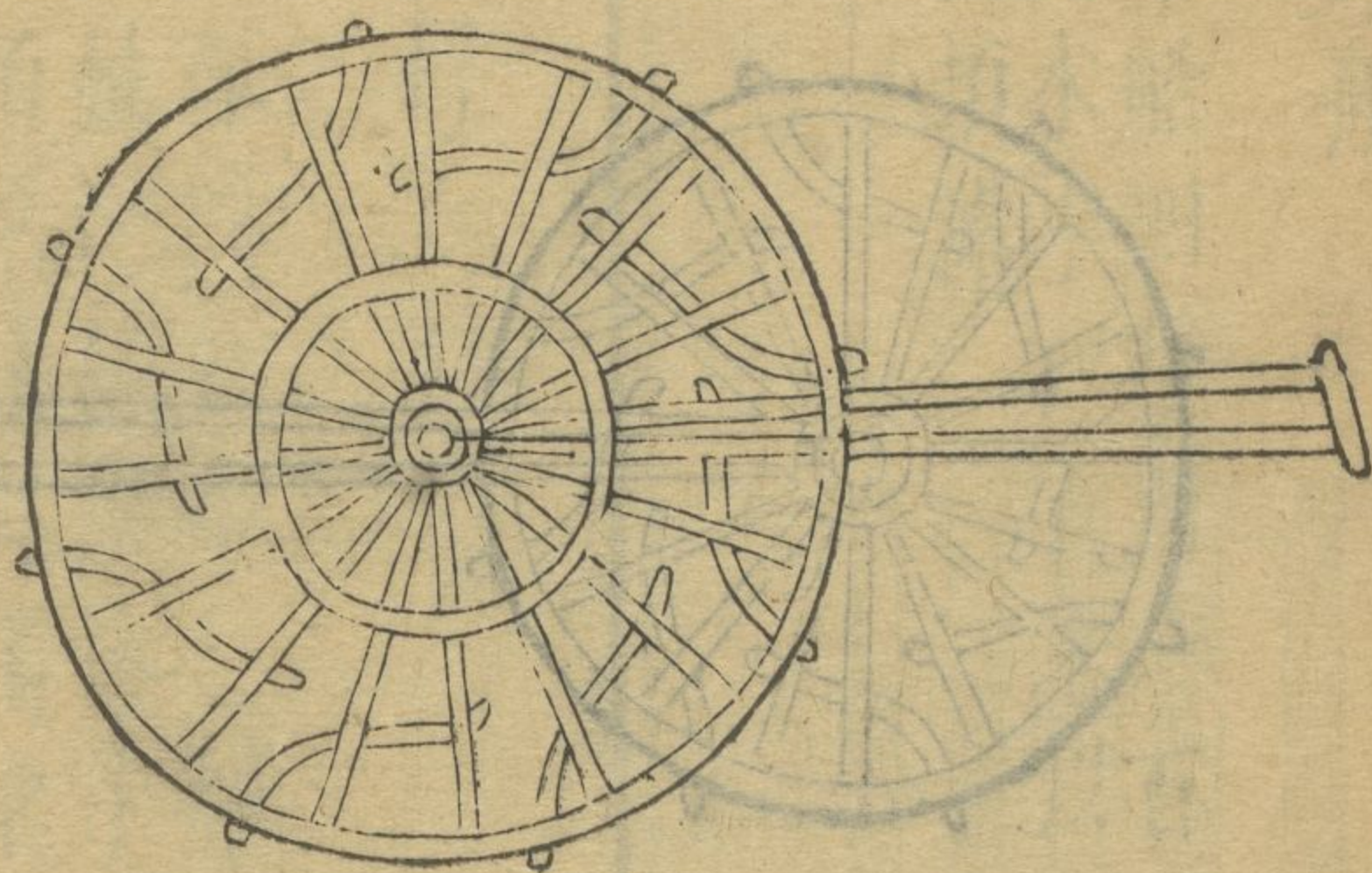
一千以木為之可備夜濬惟利于漸不刊于頃

法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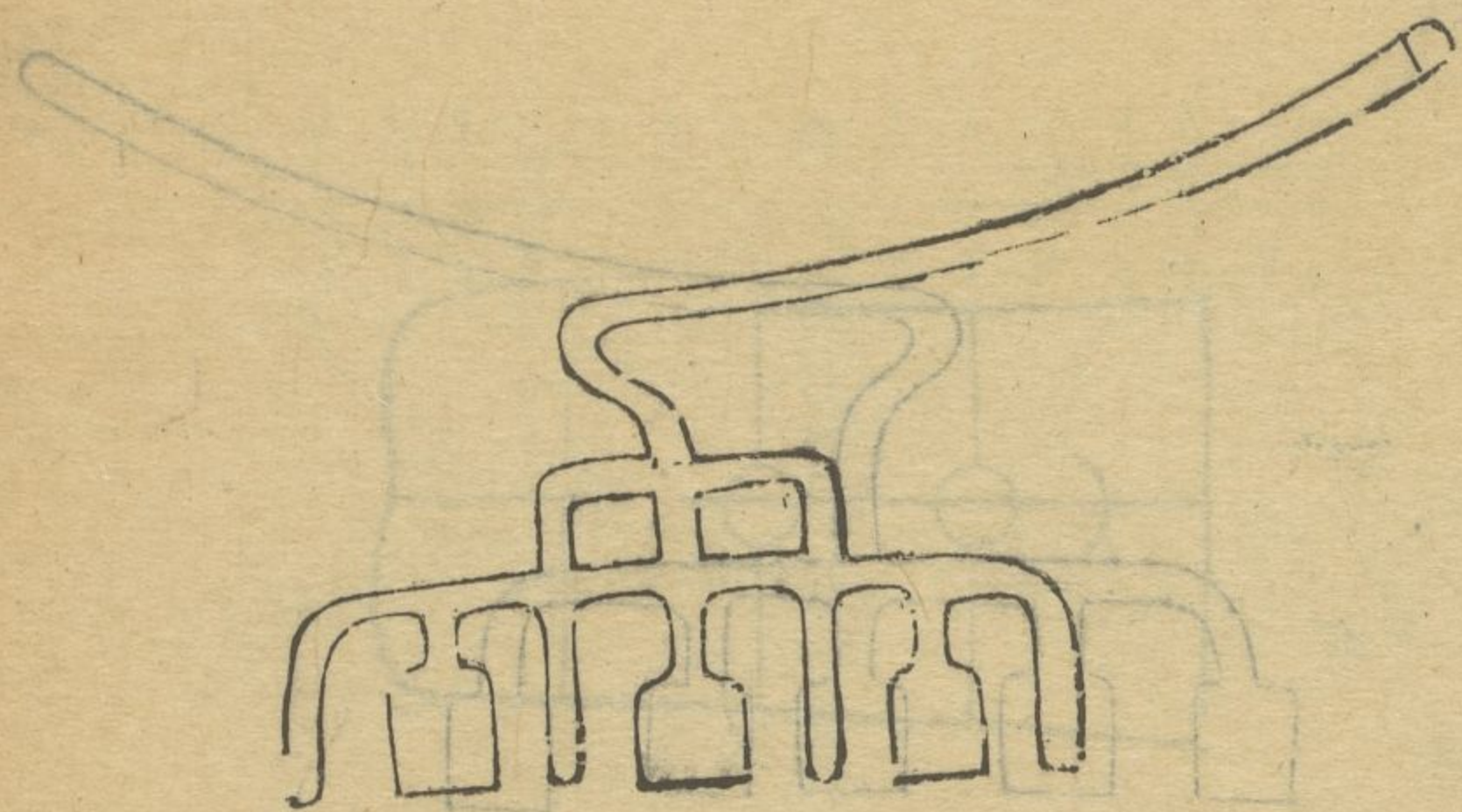
法輪一百以堅木為之鑲板為齒槁木為柄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

雙推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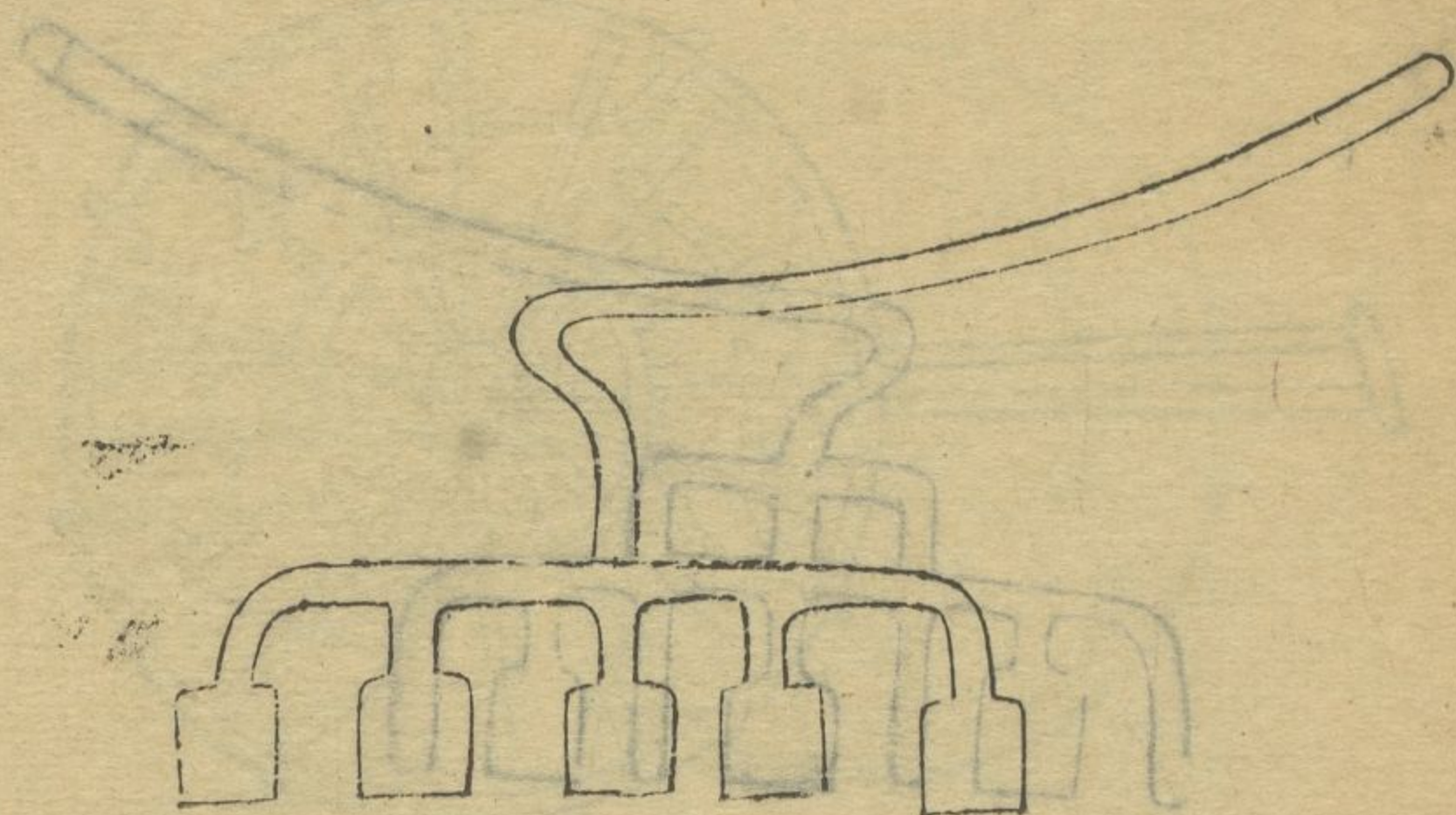
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爲之
 鑲板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
 寸兩邊帶開沙鑲斧數
 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
 共銀二百兩可辦

闊口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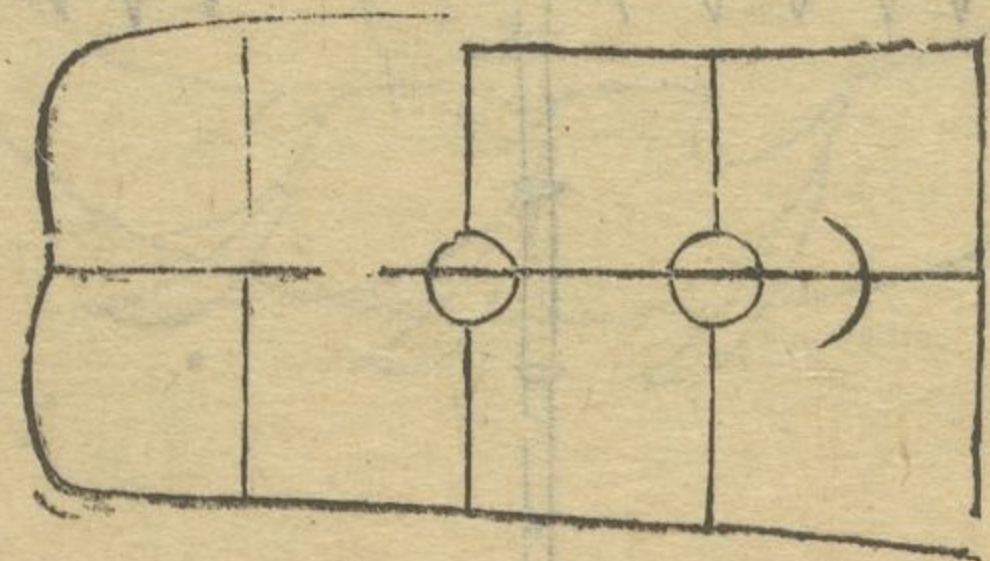
大闊口扒二百以鑲爲
 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
 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
 二寸六分下匾上方用
 鑲管柄連毛竹柄該銀
 三錢三分計二百件共
 銀六十四兩可辦

闊齒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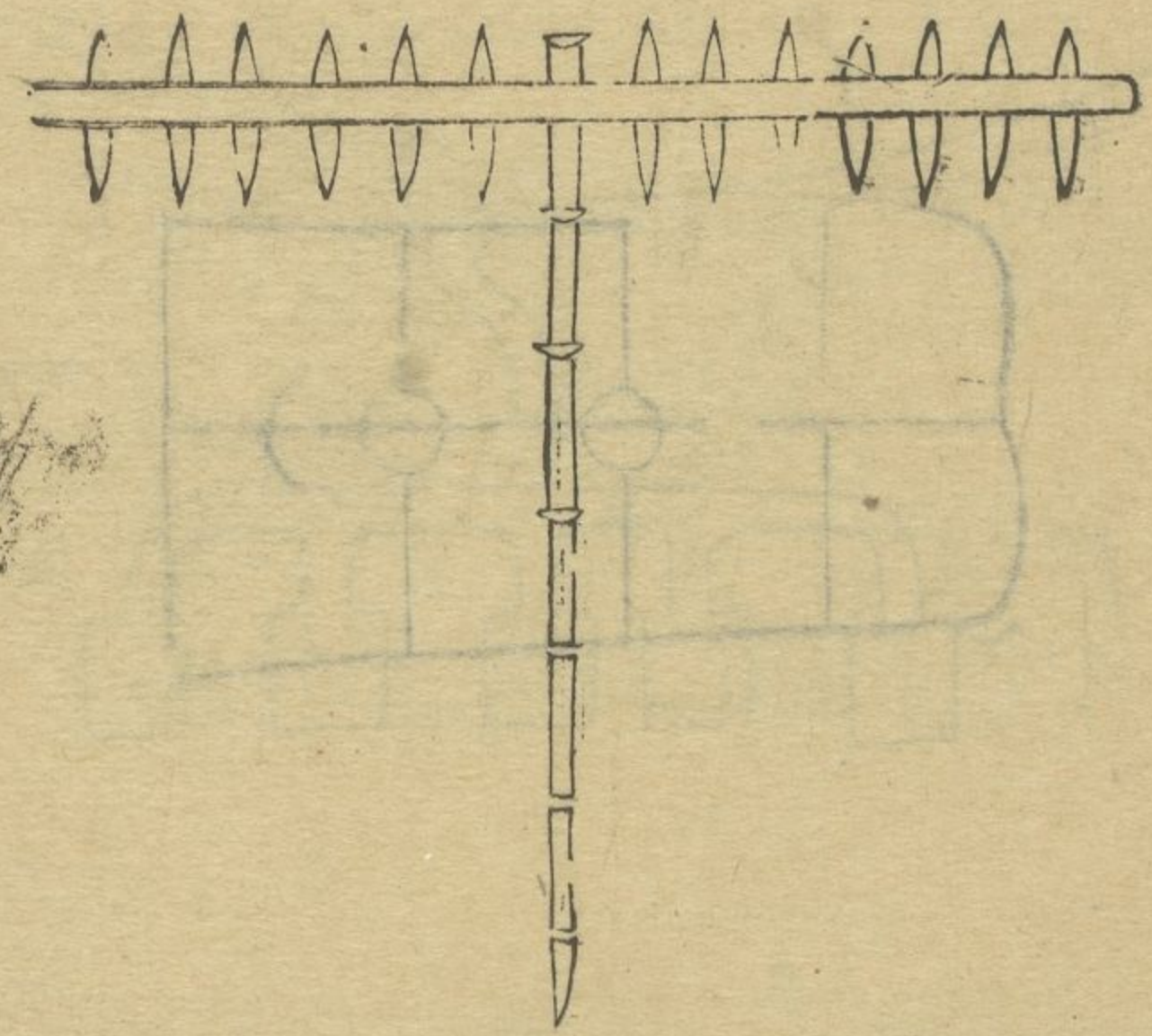
闊齒扒一百以鍊爲之
 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寸鍊齒
 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
 用鍊管柄連竹柄該銀
 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
 銀一十六兩可辦

揚沙大錫



揚沙大錫三百以鍊爲
 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
 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
 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
 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
 人夫用之

單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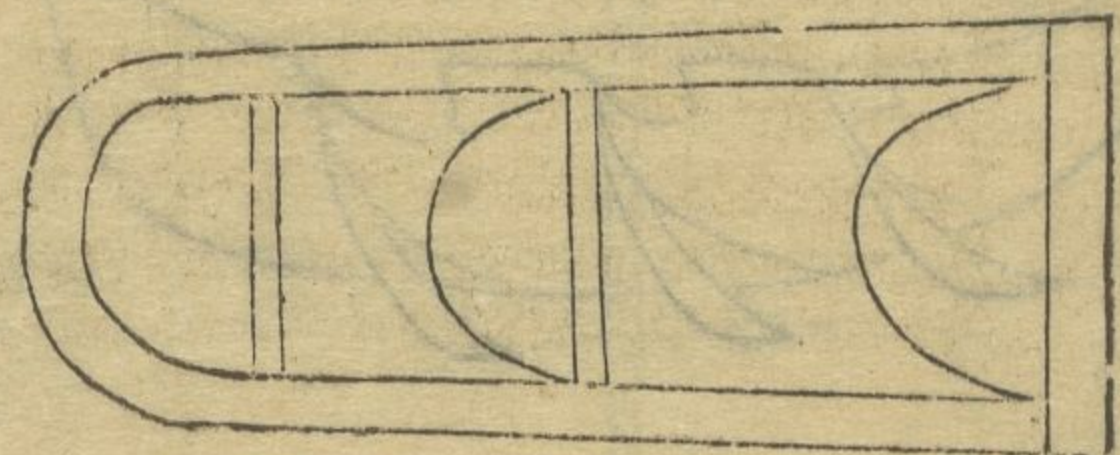
拖泥扒一百以木為橫
梁缺齒連稍竹作柄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
齒厚一分濶一寸露梁
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
任用連竹銀一錢六分
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推沙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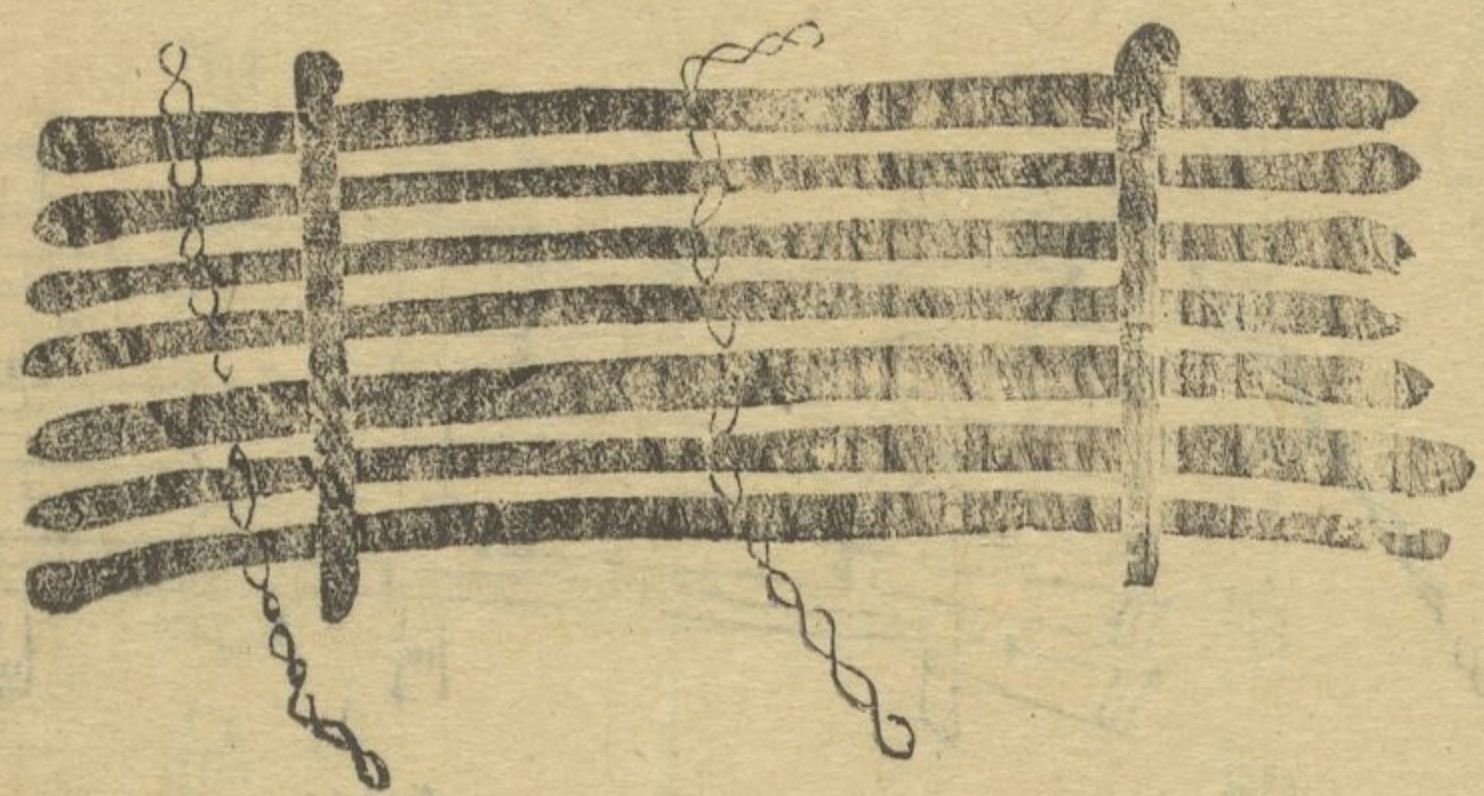
推沙匏一百以木為之
缺齒長竹柄共重五斤
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
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
每匏用齒三片連竹該
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
三兩可辦

大推沙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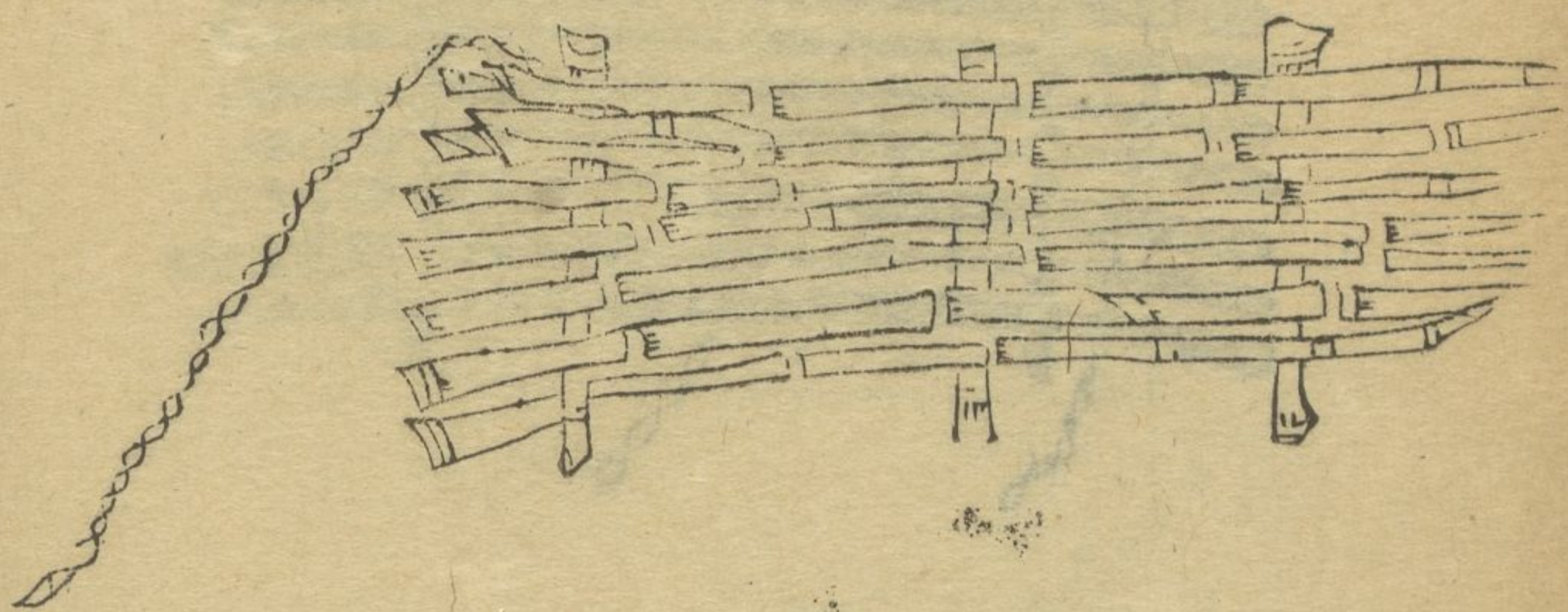
大推沙飽二百以木爲之
 之鑊齒重一十二斤長
 毛竹柄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
 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
 每飽用齒二對飽面如
 舡底形該銀四十八兩
 可辦

濬淺筏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
 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
 二名
 杉筏可耐久濬異可更
 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
 錢五分頓濬可用萬筏
 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濬夫
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為
之正合地...
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
桴并構栓毛竹共銀一
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
則拽置于乾灘比舡拔
輕且便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梢柄

短柄鐵扒

一千副以竹為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梢為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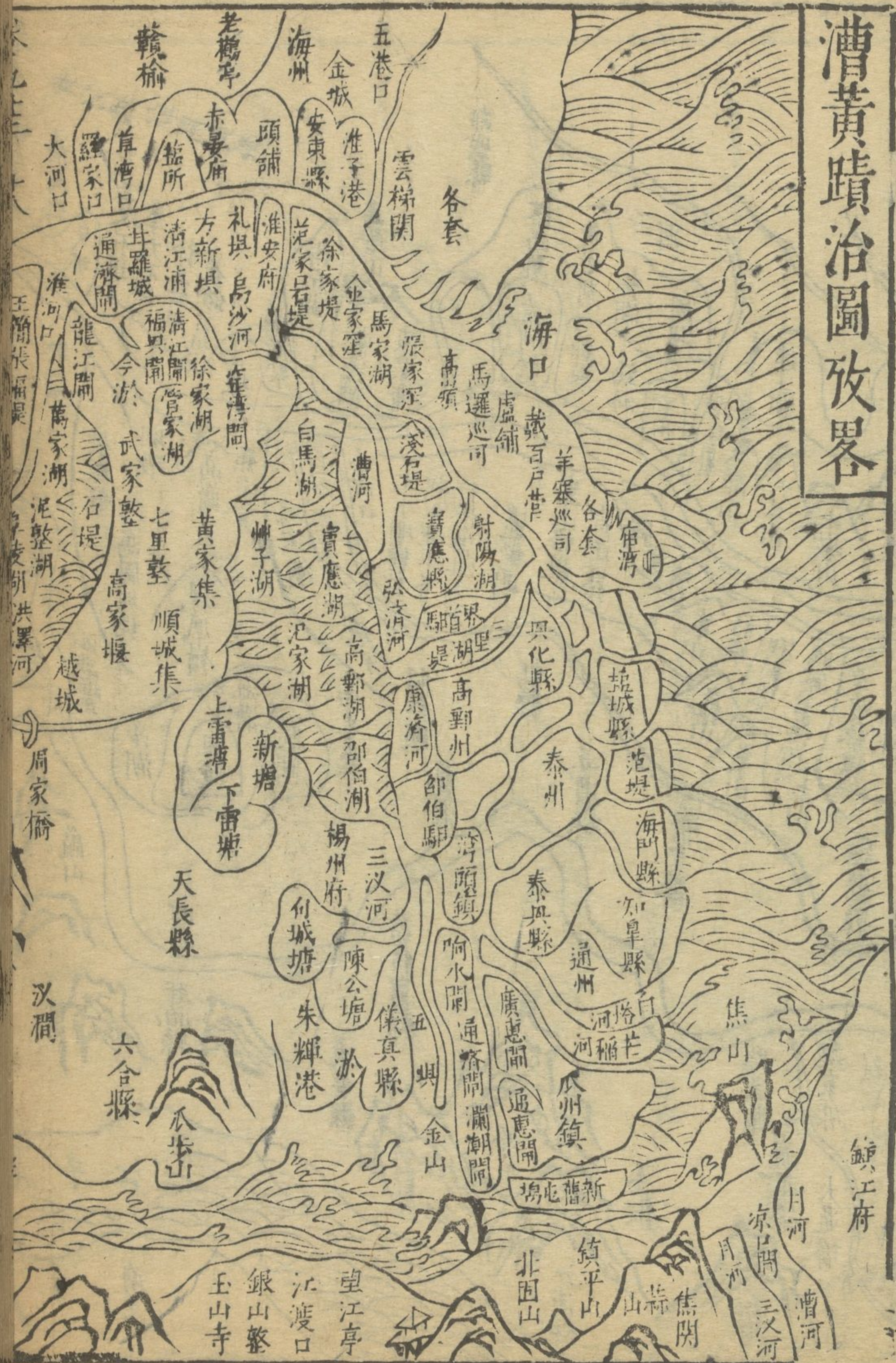
闊闊頭

一千副以鐵為之
竿

窄南頭

一千副以鉄爲少
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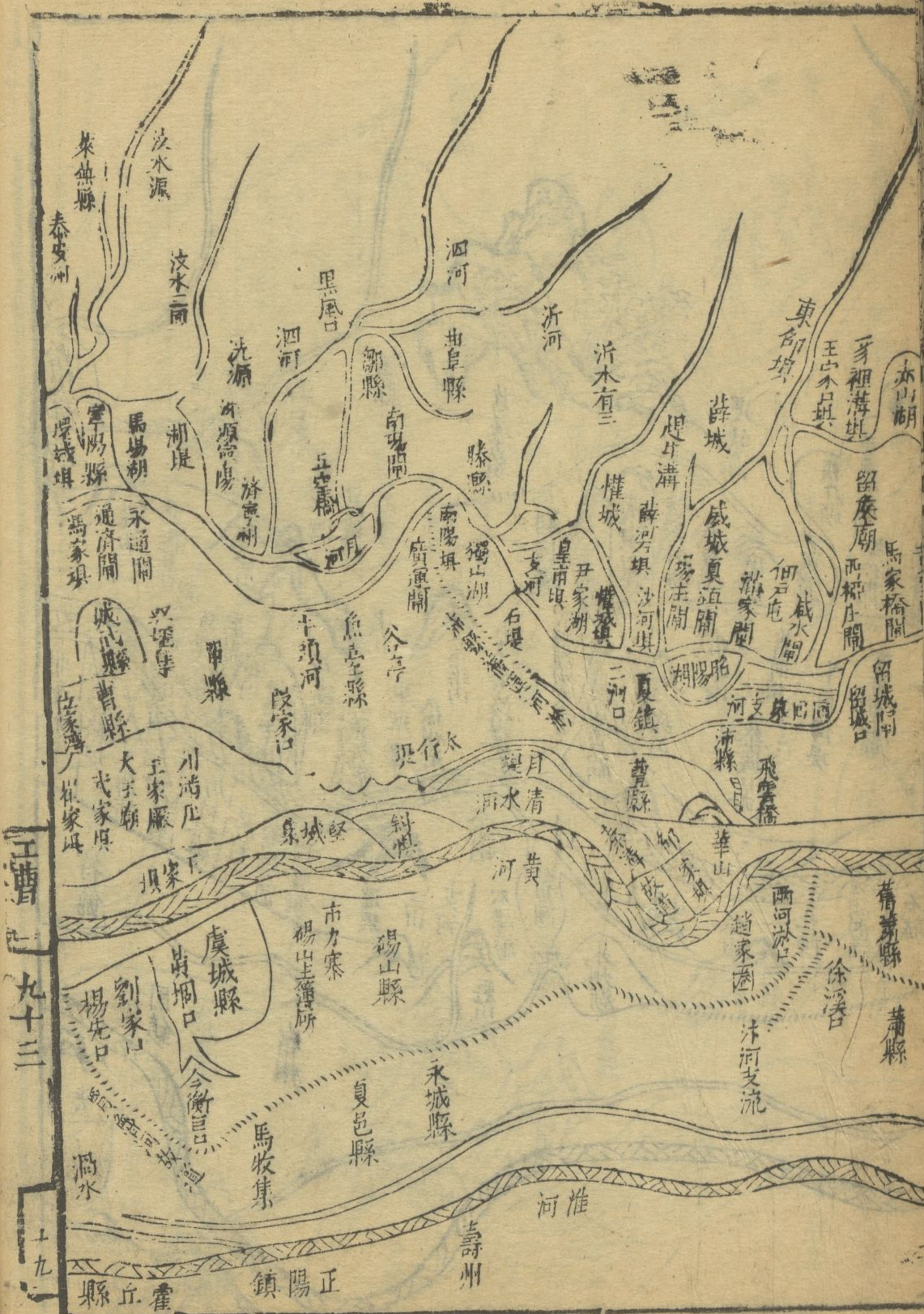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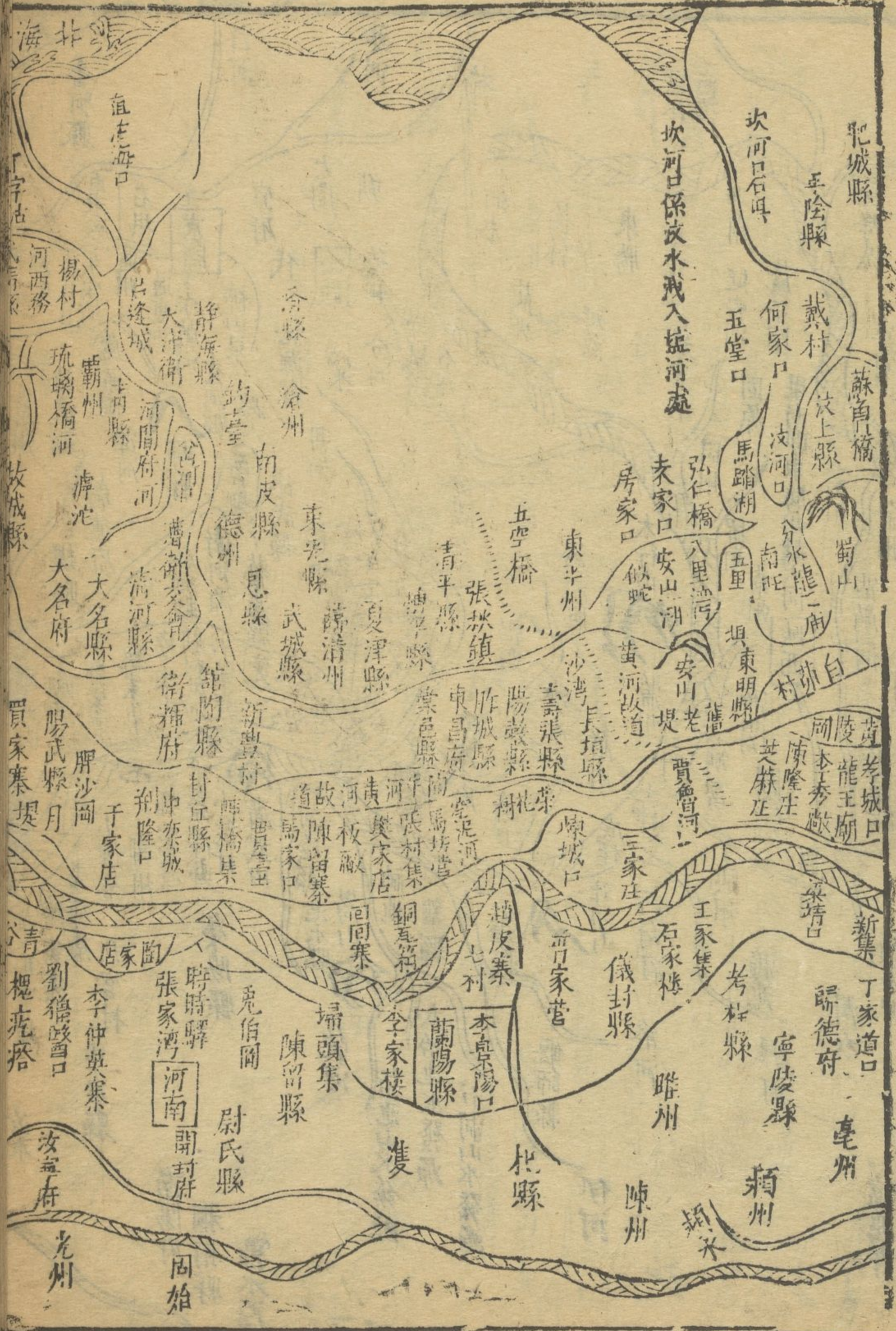
漕黃蹟治圖攷畧



鎮江府

八經... 卷九... 十七





五曹九十三

十九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卽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淮河故道卽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攷之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內山陽縣地堰外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迄今故道淮水盛發則及堰舊自平江伯葺歲久隆慶四年大潰而淮楊成

股南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遶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爲三股至湖陵城口散漫達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邵埧遏使南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淮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沛縣舊河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地次年間復晉城至境山新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嘉北徙魚臺谷亭里地勢漸淤河口淤塞口與湖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一二三等舖衝運河亦由湖

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
舉等處冲入鷄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
決塌塲口冲谷亭十一年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段大潘溝小
潘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由運河至徐入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
龍溝母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桃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環城堤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濬元人
故道卽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黃
陵岡堤趨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荆隆口潰長東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色太丘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回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
濟二洪趙皮寨遂淤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
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木出徐濟
洪閼二年亦淤萬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田月
堤入雖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場
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

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開累塞萬

八年築遙堤萬曆

十五年決蓮花口金圪堵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稗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
大象可運算而闕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
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
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
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
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

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日月星不受月本無光日曜乃光試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

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矣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
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
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
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
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
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
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
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
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
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
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
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
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旣望則月在日
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

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
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
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
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
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
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
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
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
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
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

次火次木惟上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
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
則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
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
天大約一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
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
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
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日
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
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

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進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也由是言

之則古法此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

劉安日行

考大術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洪邁論歲星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

熊朋

來論歲星

有所見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闕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
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
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
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衝人初以爲燒火也
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
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
濁霧下天下寃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
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
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
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旱空化爲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
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
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上歷
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
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
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一
兩月乃至暈壻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
同分罔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
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
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言彗星

八緯類集 卷之十四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爲非的矣
葉適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用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蓋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大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非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欲以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
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
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故曰地有是形
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
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
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
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
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
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
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襍論風雷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歷家言晷漏者自
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一家其步
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侯景以至驗于儀象考
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
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聞二事尤微一者下漏
家常患冬月水溢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
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八編類纂 卷之四
速天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
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
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
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
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
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
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
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
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
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

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
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
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
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
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
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沈括晷漏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
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
劑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
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刻四分日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惠星辰稠穢張衡敗用四方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文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且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樞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

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侯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

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侯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論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侯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旣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侯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星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月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宜

八經類纂 卷之四
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
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
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
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
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
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
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
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
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
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卹也其三日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
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
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
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
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
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
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
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日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日游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窺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嘗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攢舊法大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大樞徑七度使人日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攢○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絃然絃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開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進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攢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
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
度星考定三辰所含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
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瓚之術其法本於
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縵而頗為簡易李淳風
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
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俟月
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含宿度求
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筭率之不可謂之
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
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
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徒
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下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
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
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
椎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率自當默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爲器其屬有二相因爲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爲之用。體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竝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距四寸。夾規爲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紘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彊南極下紘亦如之。對衡二缸。聯二規以爲一缸。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彊夾規爲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紘。紘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
八方紘之下有跌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爲平中溝
爲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跌爲升龍四以負紘凡渾儀
之屬皆屬焉龍吭爲綱維之四捷以爲固象以爲器
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竝峙相距
如經之度夾規爲齒對銜二釭釭中容樞皆如經之
率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
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赤道設之如
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銜於璣有時而移度穿
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銜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
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
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徙而西黃赤道夾規爲
齒以別均迤之度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一曰璣對峙
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爲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
對銜二釭而璣對銜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釭中三
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間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
利旋也爲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衡爲橫
一棲於橫簫之間中衡爲轄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
之罅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昂以察上下之祥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謂恰好即月之有節氣無中氣者豈有預借先閏之理致於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閏之例哉沈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術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
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
紀討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
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
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
出此二家之術也 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
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
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

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

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

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

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

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

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

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

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

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武帝

帝太始中劉智造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

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

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

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

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

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賓

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

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詡等議建曆之本

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爲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

有加减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仲

紀之元起
凡三年曆元不同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周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起於牽牛之初乎

牽牛星紀之次也

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闕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詵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卽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詵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

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太初曆元不同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

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

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十九

年得一章四章爲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蔀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冬至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翻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三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踈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

五分爲十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

不切其原則讀此書與夢語也

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爲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

日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口積世不誤劉歆三
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
其說采為太元班固
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為乾象
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
三為統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
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
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
起已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
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
近翊術自疎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

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曆初遂以建丑之月

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

晉書
歲曰

古曆斗分疆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綱不可通於古
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
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識
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校傳之南至
則否說齋曰翊創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
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寫子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

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

斗分不同

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為朔也定朔
者或二小或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為朔多主定朔
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且冬至以為將來之
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夫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
二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月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

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柯離何患乎

頻小也傳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

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蒨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八編類集 卷九十四 天類 七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定朔爲正而已。王孝通所謂部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爲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戌。史書以爲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爲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已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
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
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
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
七月爲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
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
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
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
之言曰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
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
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
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螽蟲未畢伏以九月爲
十月明矣以九月爲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
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踈
其謂是歆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九月爲十月

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爲
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
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踈也杜預
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
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

而無定論也

後三正論亦以流火為正

釋火流

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
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自儀度日月之
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
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
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
不食此則隨地而驗之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

咎矣

唐一行日蝕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
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一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
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
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
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
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
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
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

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
晝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晝夜長短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

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四

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

大術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

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十分四分則用章法

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術又以七百七

十九為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

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

術又合日度為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十分至

大術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

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術以四十九分爲
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
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
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
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
紀四百四十五爲十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十分漢之曆
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倚
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

諸曆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
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厓皆
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
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
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
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以後皆為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

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并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

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為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

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

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

有為之紐者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

面而數居前為右為西居後為左為東順二十八宿

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為在北之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為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

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

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

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

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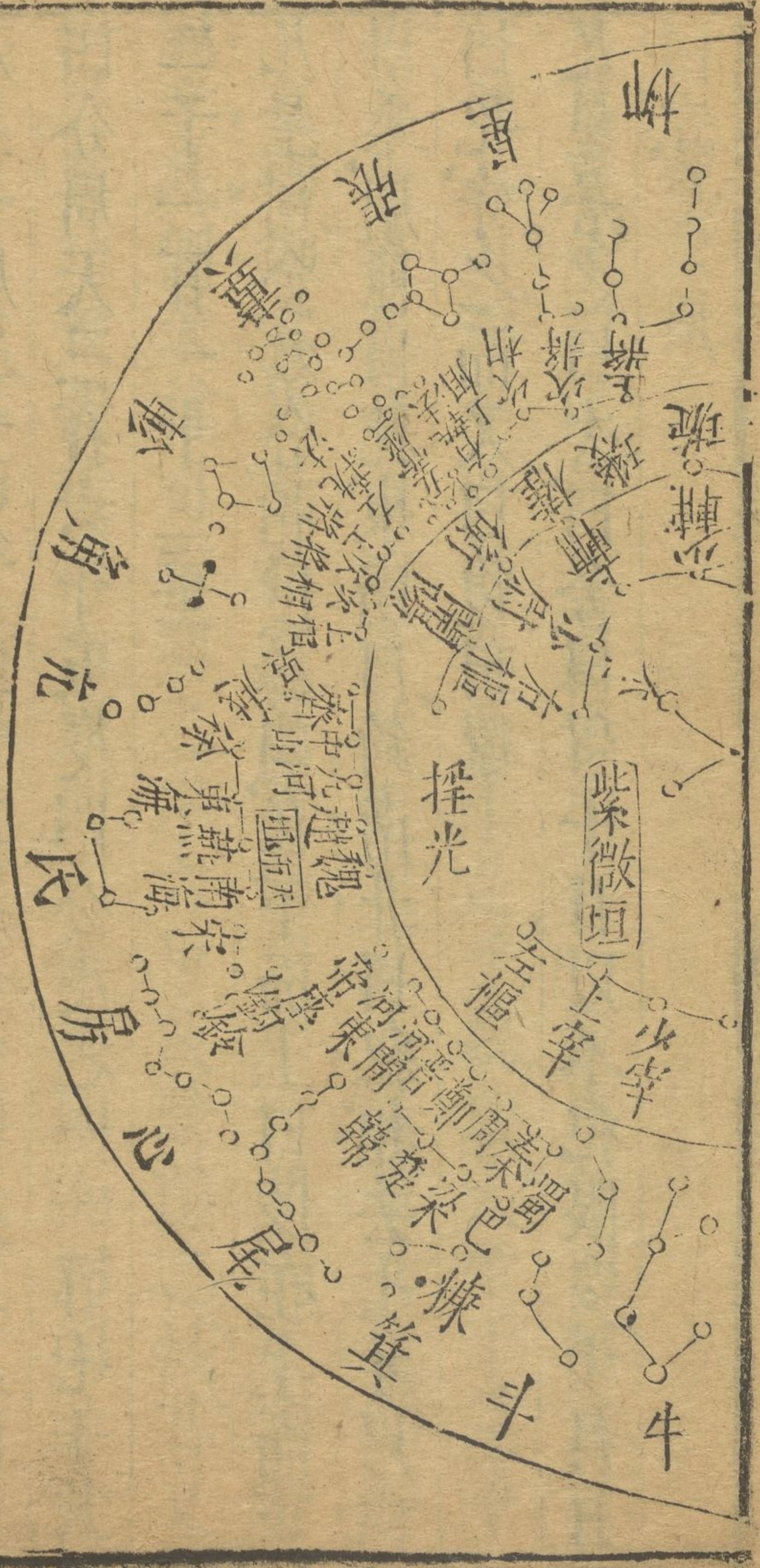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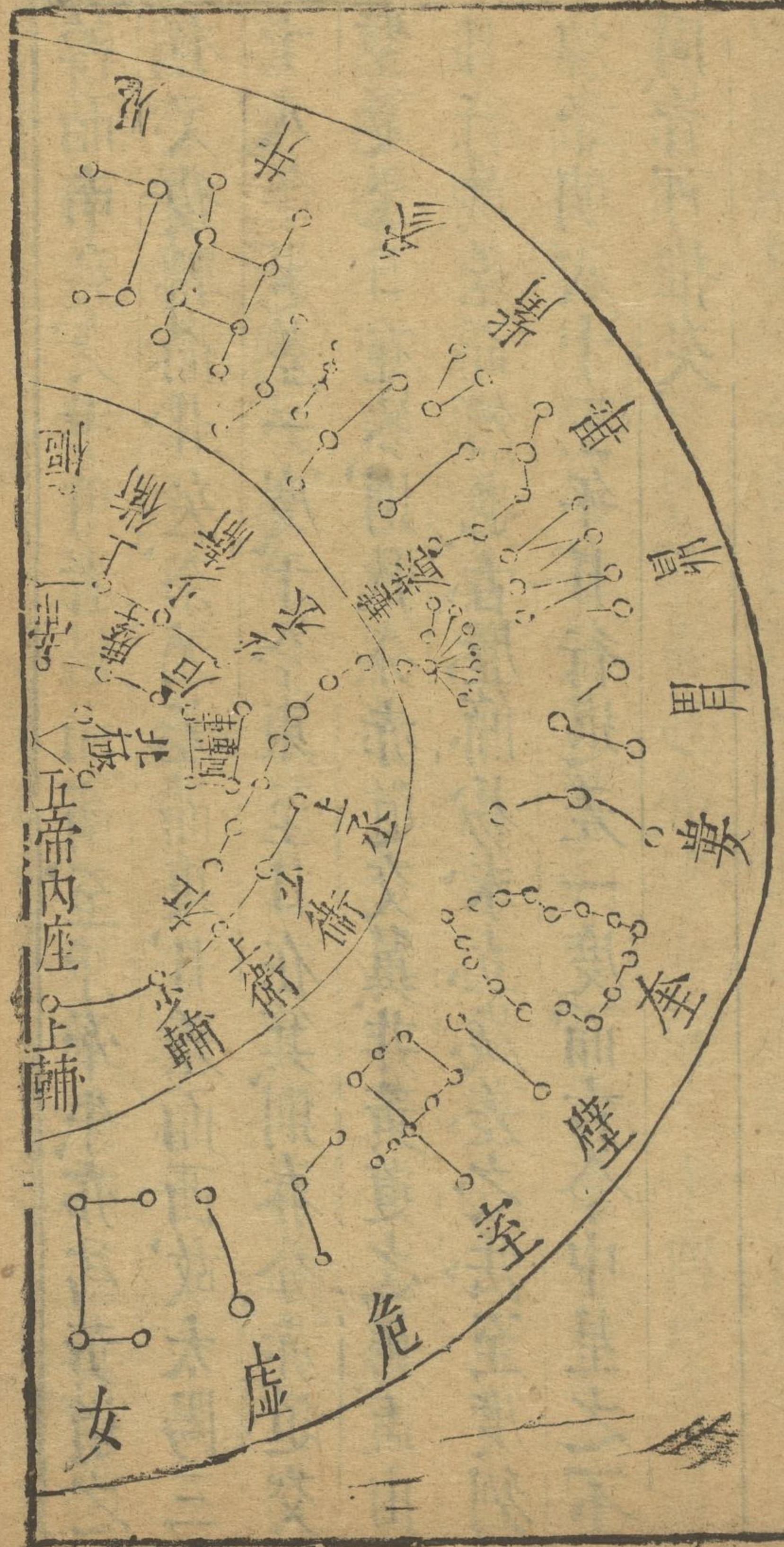
內為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

也

黃道之經即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

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迤南
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
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迤北自赤道交
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
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
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
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
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
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
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
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一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
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
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
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
焯始明八十三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
同皆可推矣

三垣二十八宿圖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
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
二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
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鉤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
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日
曰守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
鈎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
游息尚書恣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闔闔而洞開北斗
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枕三台闕天牀于王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搶天倍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賓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固、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厨
敞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蠲、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建都而炳燭、紫官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睥而自東、睹角亢于南道、訶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燿燦、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携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預備、招搖候敵、况舟亢池、飛觸帝度、周鼎繁

祉、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
以決虞、列騎官而衛闔、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
奔、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闔、覲
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矚分于五柱、或藏兵
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
火赫矣、天王鈞鈴、儼于鳳闕、積卒穆于龍驤、天輻備
于輿輦、鍵閉守于闕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為陽德、二戚防非而體政、七公
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貫索之爲狀實幽罔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
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廻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秦中闢之
祠糠爲簸揚之物杵資春白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睨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七宿中有崇垣厥
名天市車賜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
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汎疎而遠集宦者刑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天市垣迺若眺北宮之玄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輸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偃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遽引睇于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圍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侯呂規須女之繪室奄開邦于會稽
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闈離瑜佩瓊而祛
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開國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摘光奚仲臨洋而汎影旣編梁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警天弁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噴，雨旗夾道以
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
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窈
妙，入掌詔以優游，儼爲人之質狀，鈎主震而屈曲，宛
如鈎而取象，車府息雷較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
泣吞聲以相召，敗白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
司命與司祿聯彩，杵軍給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土
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閔寂以幽閔，
蓋屋喧轟而燕賞，天錢納費以山積，天綱憇輿而野
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納，瞻廣府于室

壁，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霹
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廐分馭而起機，騰蛇蜿蜒而成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趨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派。北方七宿曙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囿，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困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複，司空生土以知祥，
鈇鉞營荔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
塞，策載鞭而電瀉，閣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闕而居

下循胄婁及昴畢直趙地之郊衢昴髦頭而肅引畢
旱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諂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壘靄礪石資夫鈇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畫
于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園曲
列今儲芳天苑圓開今畜禽芻藁遵納秸之軌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榮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濤何五車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橫利
涉以淪連咸池浮津以渺漫闢岷峨之列壤晞觜參
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沐褒旅而獲寧參旂懾于邊
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
冥屏嫌于客厠咎于圃亦有天屎緇黃效靈西房七宿于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
淬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兩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罇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綴
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醞鸞酌之方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漣關丘據乎兩

八編類纂 卷九
觀水府司乎百川，猥援戈而野戰，弧屬矢以亘天，老
人祚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扶尊而渺邈，孫
胤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
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噤，奉繡裳而賜
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靄靄，列
后妃之濟濟，恍台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
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燿合烽而謀寇，實防邊
而有侯，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屬調
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
嚴伺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衣三夷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秦雲門之六英，長
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蔭于韓貊，器府總
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閫，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七宿矚
鶉火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厥，類乾坤
之閣闕，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
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即將立戟于丹陛，
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驚嚴衛于常陳，仍
寄屏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
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垣胡天漢之昭回，自
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籥，合乘津

而泛瓠分標杵而浮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回
 薄天維木宿之含精羌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禍
 福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祥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為靈社上儀人帝如妖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回鷲愆期前期舛契奮捨招而示慝時
 垣讒而表戾星粵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崇
 奢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釁發合與憂并浮天
 慘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熒惑伊土位之播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為休

慶視所居為禎吉廣邦微而斯留祐軒宮而載出若
 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填星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勳苟恩微之不溥則禍變之司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彗以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太白詔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為用罰之淵模為出師之合軌察
 出劍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淫刑而縱慾則委字而滾矢白其角而延
哀黑其規而應水星辰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幾符昭晰兮為人主之明鏡查藹兮實真祇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迎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箕纏似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
堯而麗月雖盼蟹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耀黃帝而摩鋒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縱眺識曹公之潛迹季郤流日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隕

如雨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滅地墮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圍而參
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巳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輿或著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昧將尹臯宣範
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進賢之見譽參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札附耳
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瑾扉而絕駟豈臨淵而羨
魚望天門而屏蹠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
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
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
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
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
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
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
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
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
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
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
指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
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
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
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
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
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
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
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
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
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
百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
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
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臯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金于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言八文有
運而快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金主中國而胡俗數侵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幸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五
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于河、戒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五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狹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恆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旣
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于世其流如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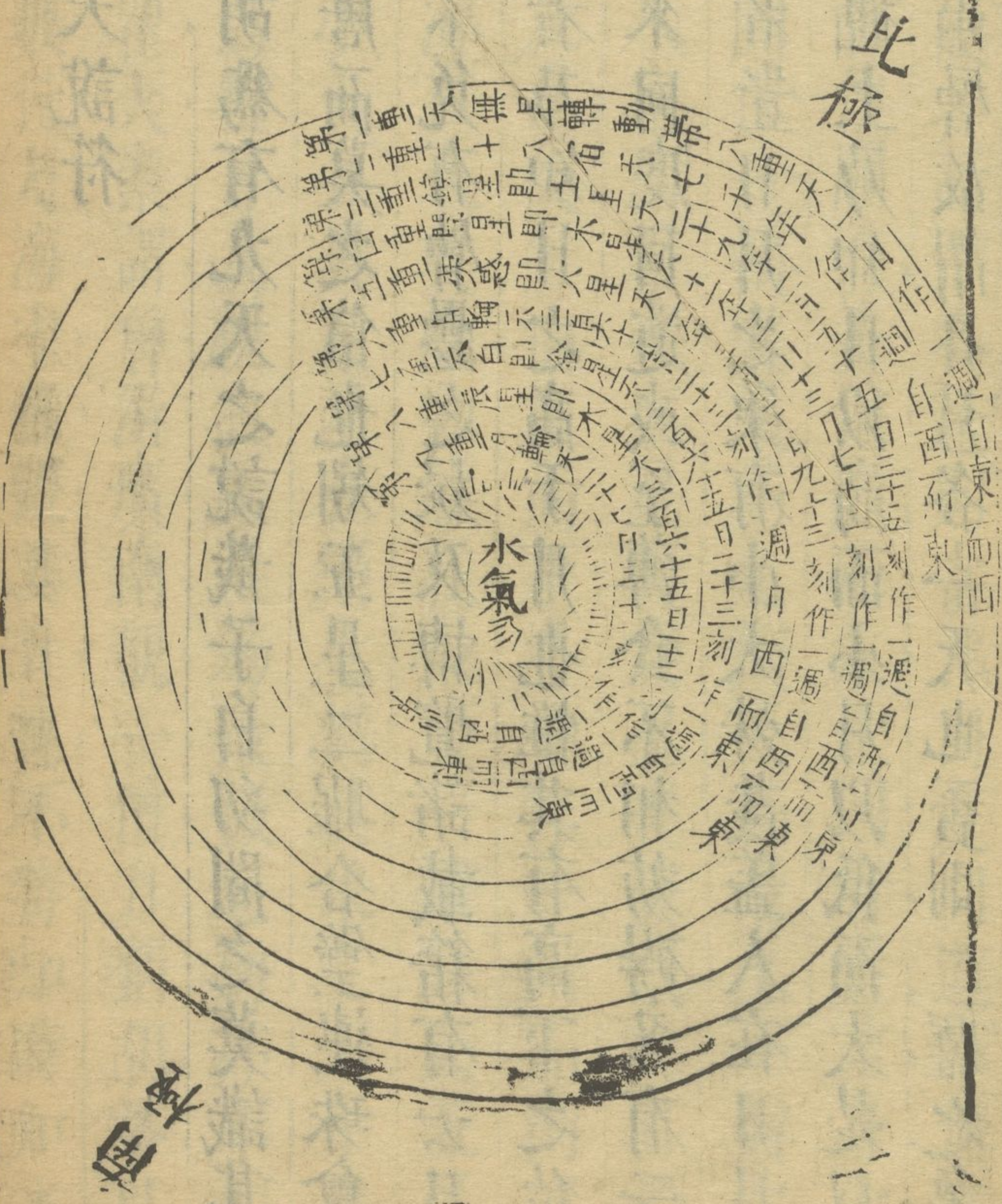
火三月而收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瀆如鎮以填靜爲體瀆如田以填塞爲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日天市明堂位也曰太
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八經類纂 卷九十五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所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堦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
 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
 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
 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
 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
 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
 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
 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閏而无炁行
 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
 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九重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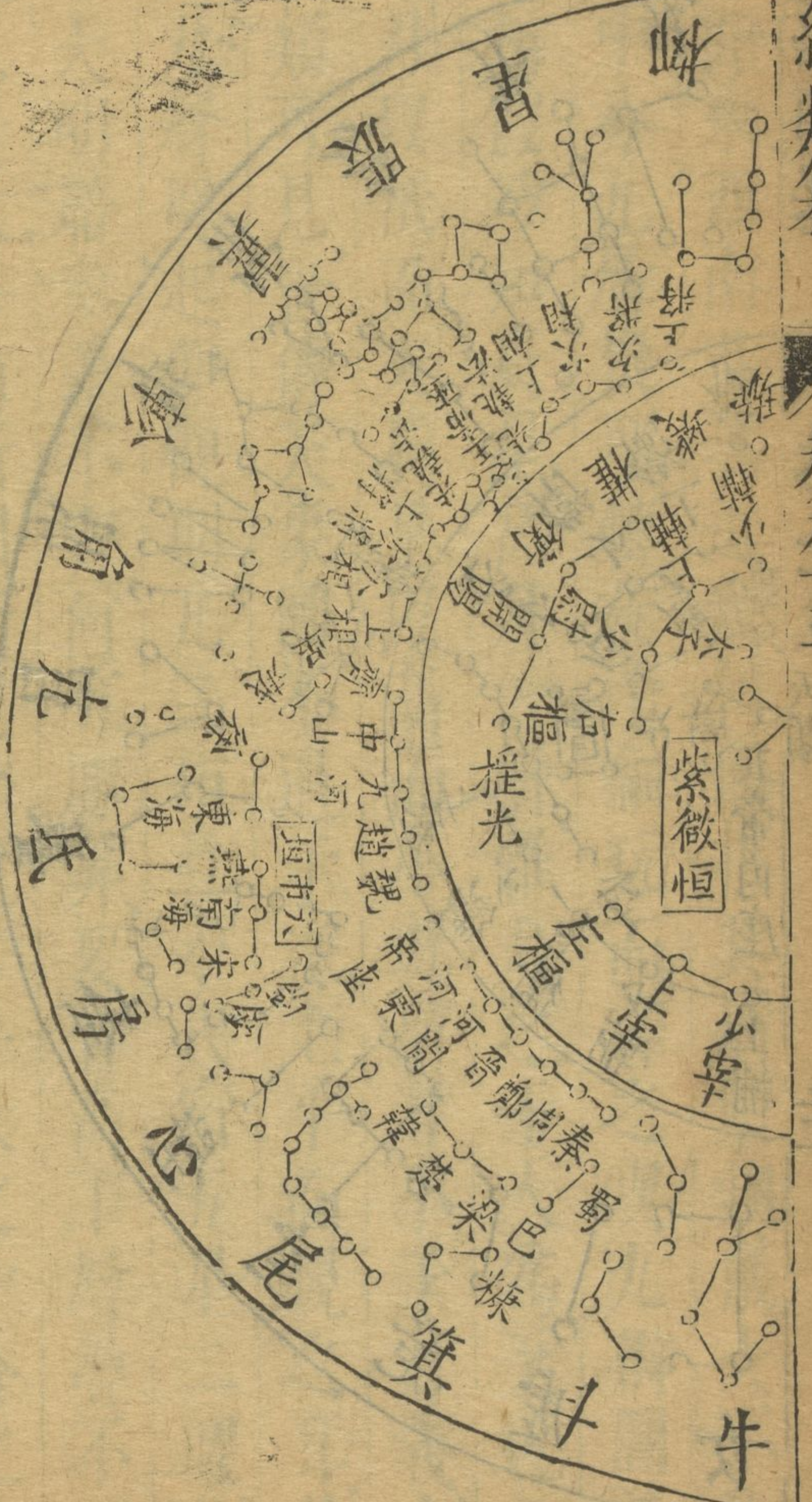


九天說符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自幼聞之莫識其指
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歸
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
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
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
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
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
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同道寧無室塞
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
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
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
太白次辰星次月由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
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
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
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
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覩一僧自稱胡洛巴人
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

紫微宮之圖



三國二十八宿圖

隋至北極爲天扛轂二十八宿爲天轅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
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
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
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
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
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
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
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
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 張衡
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
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商分爲抱珥此十
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
以成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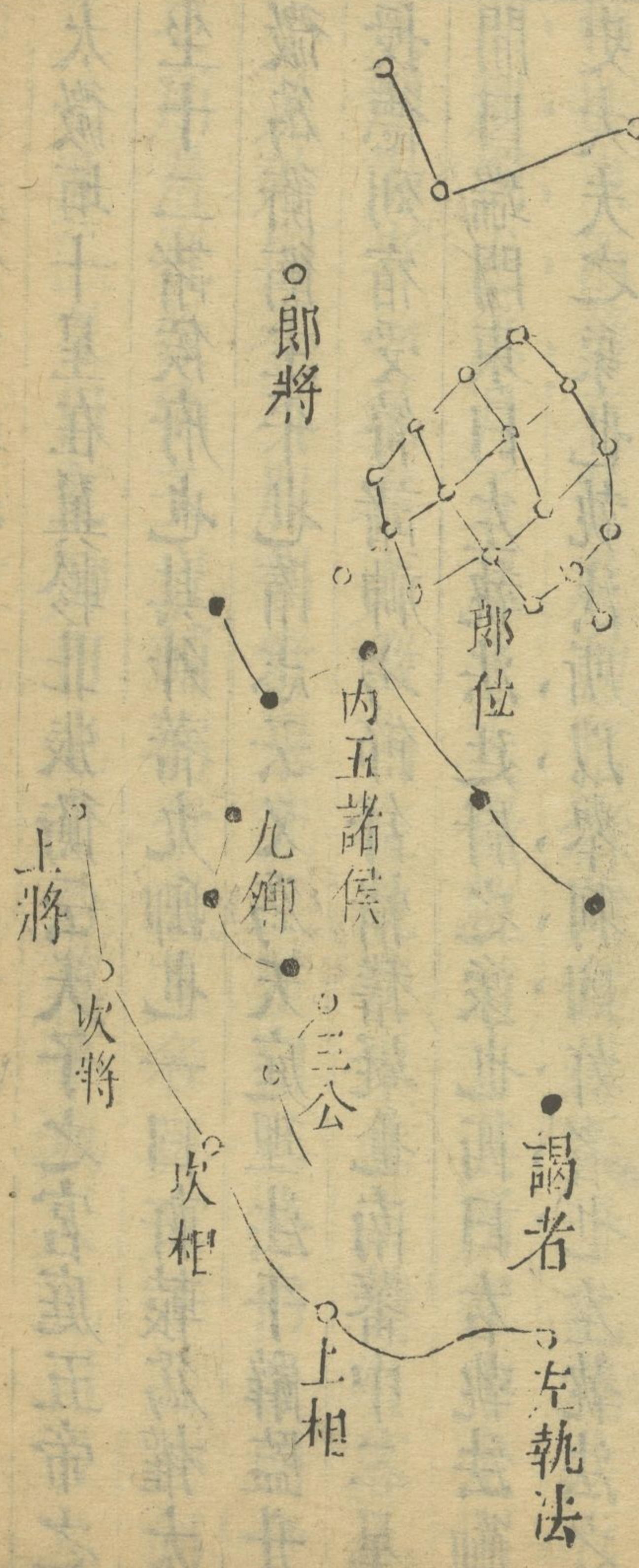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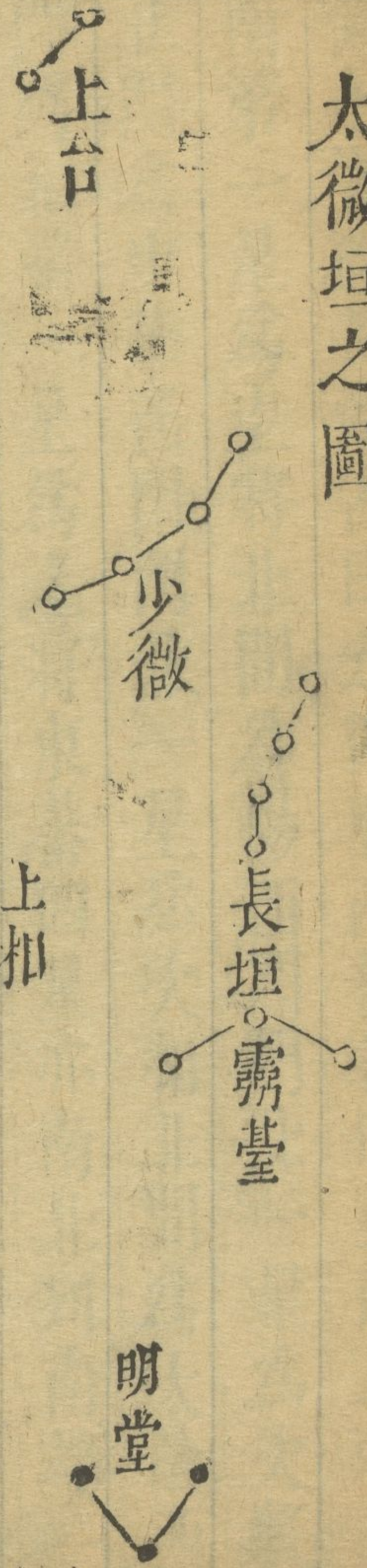
太微垣總叙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
治一曰天庭一曰保舍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
九卿也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
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
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南第一星為上將北間為陽西門門北一星為次將北門為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西門門北端一星為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星為上相北間為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東門門北端一星為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為右執法東西為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右執法西間為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為左掖門右執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之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戾則輔臣乖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太微垣之圖



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罰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
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
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
子動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
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
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
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
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
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
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天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
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
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
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
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
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
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常也虎賁一星在
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
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
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十
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鳥即位也
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
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
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竝用長久之道在朝
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于一天之示人深矣
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
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
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

河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杜三公
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
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
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
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土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土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
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金火守入兵起葺宇尤甚也

帝座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宮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祀五帝也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曰天府一曰長城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眾一曰天旗庭天子之旗熾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出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即為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

市中星少皆為歲虛五谷傷糴貴大饑石氏曰天市
 星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利則市吏弱商人多利
 郝萌曰天市明大則粟賤其中小星多則民當之一
 曰垣星芒角赤色則亂人憂然各家所指與圖中所
 載星名多不相協

天市垣之圖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三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星 赤七度 黃六度太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鬼 赤三度 黃二度太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虛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氏 十六度 黃十五度太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三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與鬼之度少蓋觜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觶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爲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爲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二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

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
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
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

